

愚山詩集

序

宛陵施愚山先生詩古文辭隻立偉絕海內宗之爲指
南西昌陳伯璣歎爲今日聖俞復起匪阿焉耳洎予與
令嗣孫得仍同官東粵清琴明燭數典而念其祖出先
生夔齋詩話矩齋雜記手掣細諦張皇幽渺或本天咫
或象物宜或搜神達或穿窈窕或千年公案單筆破疑
或聚訟諸家引證獲解其他升降古人嶮嶮考稽設神
道之教絕傳會之宗者不減閭室一燈洪爐點雪矣聞
先生視學齊魯禮伏生祀孫復噓枯吹燼廣厲風化後
持節西江清峻猶昔凡宮湖匡阜紅泉華岡諸勝罔不
洞涉發爲詩歌奕世傳其盛事固知具蓋世才出一切

愚山先生集
種種圓相歸本於覺性始扶道脉徃徃如是初不媿於
閱誕迂夸潛宗隘蚪者也昔楚左史能讀邱索見重於
其君漢東方朔號稱博物聲施當代以是編展肆按題
瞭如指掌薈叢襍俎演繁露諸書直可坐廢予方知夫
天下之大古今名山之藏都被下士糝子眼看煞少見
多怪抑獨何歟然而

聖天子文治日宣蒸髦蔚起山陬海澨應必有辨豹文
之鼠識貳負之尸者視此珍同拱璧矣曩先生應選鴻
博爲政風流久已膾炙儒林茲乃印綬微露時等身著
述具在也倘斤斤執此以名淹貫是猶泥家語所載吳
門匹練勞薪婆哭以云孔子博學也豈理也哉嗚呼後

生可畏來者難誣予颺筆之餘先生迎之欲起其有感
於老成典型如孔北海之見虎賁者又未嘗不爲之慨
然而三歎也陽湖後學潘思榘拜手謹識



施愚山先生別集

目錄

卷之一

夔齋詩話

卷之二

夔齋詩話

卷之三

矩齋雜記

卷之四

矩齋雜記

王阮亭先生摘句圖附

皇山先生文集

皇山先生文集

皇山先生文集

皇山先生文集

皇山先生文集

皇山先生文集

皇山先生文集

皇山先生文集

皇山先生文集

施愚山先生別集卷之一

曾孫念曾校

夔齋詩話

玉山

玉山慧照寺在宣城東郭外八里宋治平中爲會勝院
有沃洲亭梅尙書詢嘗讀書院中聖俞詩當年吾叔讀
書處夜夜濕螢來復去李含章亦嘗隱此每風月良夕
吹鐵笛吟嘯自如元張浚明詩春風跨馬銀鞍穩夜月
騎牛鋏遂間自注梅尙書遊此乘銀鞍馬皆玉山佳話
也山起平野臨東谿如拳而曲寺嵌山阿竹樹叢蔽予
有迴峰陰寺閣深竹靜巖扉邢孟貞以爲山之實錄少
時每春秋佳日必往遊嘗看新筍作短詠有僧杜心可

語能燒笥相待今作吏數十年矣未嘗不夢遊山中也

周紫芝

紫芝字少隱讀書陵陽山姿骨殊異父覺目之曰是子骨相當貴然肩聳而好吟其終窮乎後宦果不顯有竹坡詩話行世秦檜嘗愛其詩云秋聲歸草木寒色上衣裘今郡志作到衣裘止更一字風韵迥別

詩有本

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肯深治經史徒取助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詩人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慎浮華者浪于叫噓者麤人窘瘠者淺痴肥者俗風雲月露鋪張滿眼識者見之直是一葉空紙耳故曰君子以言有物

詩不可無道氣稍着迹輒敗人興右丞體具禪悅供奉
身有仙骨靖節則近乎道矣鳶飛魚躍不知於道何與
一落宋賢便多笨伯

江之永矣四句止咏歎江漢而文王化行南國許多難
言處含蘊畧盡漢魏六朝以來詩人多用景語是其遺
意純用賦而無比興則索然矣

詩用典故

古人詩入三昧更無從堆垛學問正如眼中着不得金
屑坡公謂浩然詩韻高才短嫌其少料評孟良是然坡
詩正患多料耳坡胸中萬卷書下筆無半點塵爲詩何
獨不然

雪詩

韓昌黎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而歐陽公與江隣幾更取坳中初蓋底凸處已成堆爲勝殆不可解

杜詩

杜廣大精微如天地爐冶隨物賦物一一效之不無利鈍單從五七字求生活矮子觀場耳陳無已敎學者先黃後韓不由黃韓入者失之拙易此語去杜幾里

西山

予遊西山翠巖寺一宿得詩二首僧碧浪又索題四絕句或以爲少予笑曰正恐西山僧揶揄當盡焚耳宋時西山詩版甚多一僧徧覽不當意因自吟曰洪州太白

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使遇如此僧
詩豈易作客爲咋舌

錦瑟

劉貢父詩話一卷語多襍碎稱李義山錦瑟詩是令狐
楚家青衣名似可破從前之疑

樂官山

曹彬攻下江南諸將置酒歡宴樂人擲樂器大慟因盡
殺而聚瘞之名樂官山俗雖賤工各爲其主殺之過當
未免爲曹武惠盛德之累李君實載一詩云城破轅門
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媿煞南歸
結綬人近時陳士業弘緒亦有詩云風雨千年痛哭聲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一 三
海天寥落聽韶韻澄心堂內新詞好銜壁淒涼媿衆伶

楊世忠

忠字蓋台吾邑之雙谿人萬曆中爲諸生家貧苦吟罕
知者家叔父嘗記一首云君下榆林關妾上望夫山化
鳥不化石飛去復飛還又絕句來人盡道風波險去客
如何又放船又但使洞庭渾是酒與君吸盡楚天秋二
語有太白龍標之遺惜不見全首今子孫零落求其稿
亡矣

老痴

吾鄉前輩詩人稱楊老痴以布衣不甚顯詩亦散亡余
嘗爲作傳遺一事未載今補錄之莊定山嘗訪老痴痴

荷鋤在野莊問老痴何在痴口吟曰門外數竿竹庭前一樹花亂茅堆屋脊便是老痴家莊謂曰先生卽老痴耶遂大笑下車徑造其家

鄭媛

太平縣陳淑聖妻鄭氏能詩有才辨其初蓋錢工女隣有老學究授館女喜聞讀書聲遂往受學及將筭通曉書籍嘗與其夫論詩丈夫不能荅詎曰鄭聲淫鄭應聲曰陳絕糧陳謂奈何截一字鄭曰卿試於四書中別覓出成語我當輸卿先君子在廣陵見其寄夫詩北雁南來愁欲徃東流西去繫人思一秋橘綠橙黃日幾度天涯夢裏時又君在東兮妾在西妾念君兮君不知著草

問殘三月信，燈花易盡五更時。作行草書有林下風味。先君子送陳歸里云：綺窓應有句，把酒與君論。蓋謂是也。其手評杜詩一冊，予兒時嘗見之，後爲友人攫去。

小青

小青詩盛傳於世，近有辨者謂實無其人，蓋析情字爲小青耳。予至武陵，詢之陸麗京，圻曰：此故馮具區之子雲將妾也。所謂某夫人者，錢塘進士楊廷槐玄蔭妻也。楊與馮親舊，夫人雅諳文史，故相憐愛，頻借書與讀，嘗欲爲作計，令脫身他歸。小青不可及，夫人從官北去。小青鬱無可語，遺書爲訣，書中云云皆實錄也。小青以命薄甘死，寧作霜中蘭，不肯作風中絮，豈徒以才色重哉。

客問小青固能詩恐未免文人潤色陸笑曰西湖上正
少此捉刀人

七言古歌

往見何大復昔遊篇五百五十字凡十轉皆平近時
龔中丞孝升老蕩子行四百七十字凡八轉皆仄古今
相望各自一體然宋禮部員外裴悅寄邊衣詩二十句
凡五換皆仄韻情致凄緊此體不自大復始矣

須字

劉辰翁號須溪有疑爲須字者謂須字當音卉非也廬
陵有龍鬚山溪出其下須卽古鬚字曹輔送周吉州詩
廬陵太守告我行先把廬陵爲君說龍鬚山對殷侯池

池面山容兩清絕

惶恐灘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偶用取巧然實黃公灘也子瞻誤用之遂成佳話癸卯二月二十七日余舟過之正寒食節直作起句灘頭到惶恐節序屬清明客見之曰卽此樵悴得人

爲陸僉事紀異

陸僉事吳人嘗於某公席上賞其歌姬唾花姬亦流盼數四主人老病以姬囑陸陸遜謝不果已而姬嫁失意鬱鬱死陸追悼久之忽署中老乳媪發狂作歌其聲淒楚頻呼仙珂仙珂陸字也陸驚問曰爾豈唾花耶媪痛

哭點頭索陸髮作髮羣妾婢詬笑之嫗厲聲汝何人敢
詈我我自是情人豈妖祟耶生不得與郎君定情斷髮
不食死願乞郎君髮縮結以殉陸夫人深加憐慰許爲
醮拔良久仆地閱日乃甦時戊戌正月朔日陸爲余言
余戲紀以詩云杜牧鍾情可奈何目成身死恨偏多洛
濱虛憶珊瑚枕神女重聞宛轉歌黃土玉環深涕淚明
珠金屋悔蹉跎他生倘遂同心結猶恐含嬌怨綺羅

靄巖

僧淨域來自五臺不持鉢乞食順治戊戌夏余
過靄巖見般舟殿圯謂僧盍募新之僧力任是
役旣落成以卷乞余書聊記其事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一
我遊霽巖山暮宿霽巖寺鐘磬聲在耳松篁影在地乘
月坐石上清光不能寐雖非禪和子側見西來意曉起
陟峯頂艱險了不避學道肯如是自然得智慧古殿名
般舟莊嚴舊稱最浩劫到空王梵宇乃傾墜佛無一切
相成毀非有二我作有相觀歡喜作佛事長老聽我言
努力無退志經營任土木丹雘窮妙麗菩薩開權顏諸
天皆擁衛金碧與瓦礫畢竟誰真諦開山法定師彈指
逾千歲廢興同夢覺孰受如來偈僧有出世心須明無
上義眼前皆淨域東西復何異試語朗公石石也點頭
未

試士遇雨

丁酉三月十九日余初至東萊校士唱名畢雷雨大作
平地水尺餘雷聲洶洶如崩屋諸生皆雲集堂上不復
得試是時苦旱久矣書口號以壯多士滿目明珠絳帳
開久晴一日走風雷敢言化雨隨車至應有蛟龍出海
來咫尺蓬萊山可移兩師風伯颺靈旂從教滄海添春
漲會取珊瑚百丈枝諸生和者十餘人高密王颺昌最
見賞異後官至大宗伯

諸生告老詩

學政故事諸生非先期告老臨場槩不得請及試其文
常八九黜余校士青州旣鎖院復有三叟乞衣頂憐而
破例許之日中未得出與以酒食偶作詩云一領青衫

兩髻班春風特放此身閒掉頭歸去休惆悵無恙相看
是舊山

燕磯詞

幾番欲放長歌詞喉咽歌不出又幾番載酒覓知音尋
不着空歸去可憐如許大江山沒箇題詩處此不知誰
作書在燕子磯石壁余叔父嘗見之比年江行上下欲
一躋舟尋覓恨風利不得泊也

傳詩之誤

世傳羅一峯起用時哭友詩有九原若遇南陽李爲報
羅生已復官予疑其忿狹不類一峯偶問施偉長則御
史薛之綱輓廬陵陳莊靖者也其詩云學士先生早蓋

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附郭田多死亦
安鹽井已非今日利水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
李爲報羅生已復官蓋陳不協鄉評又嘗與李同齋
羅公者也

宋蕙湘

蕙湘秦淮女子題衛輝驛壁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
飄颺鳳城開將軍不戰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
紅塵暗鬢鴉朔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瑩篋引幾度
穹廬伴暮笳盈盈十五破瓜時已作明妃別故帷誰散
千金齊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姬

洞庭烈女

蕪湖施天驊字河采嘗泊舟漢江有女某氏自洞庭來
投江死土人瘞之得胸前尺帛書十絕句今錄其六征
帆聞說過雙姑掩淚聲聲怯夜烏墓入江魚沉底後不
留青塚在單于骨肉輕辭弟與兄依人千里夢長驚歸
魂欲近家園路報說雙親已不生遮身猶是舊羅衣夢
到瀟湘何日歸遠涉風濤誰作伴吞聲遙祝兩靈妃生
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託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急猶
記挑燈讀楚辭當年閨閣惜如珍何事牽裾逐水濱報
與雙親休眷戀入江原是女兒身照影江干無限悲永
辭鸞鏡畫蛾眉朱門空許成秦晉死後相逢總不知

徐州驛

康熙丁巳余友劉緝生見徐州驛壁題云望斷鄉關行
路難可憐春色已摧殘兒家夫婿長安道止恐相逢不
忍看未署江西難婦四字無邑里姓氏相傳建昌某孝
廉之妻不知後能贖回否

女兒港

彭蠡湖邊女兒港秋水未乾湖水長女兒一去幾經秋
時有行人來繫舟岸柳汀花濕紅翠柳似顰眉花灑淚
茅屋參差石徑斜港口人烟凡幾家當初知是誰家女
後來嫁作誰家婦嫁時湖上墮弓鞋至今尙想凌波步
我欲回頭問小姑小姑迢迢隔重湖我欲前從大姑問
大姑脉脉凝新恨紅顏薄命真堪惜女兒名姓無人識

思山先生集卷之一
年去年來湖水春空使行人弔陳迹君不見古來多少
大丈夫老死湖山名亦無此詩爲永豐學士曾公棨作
而其巢睫集不載偉長泊舟港口得之長年口誦長年
故自可人

詩用而字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陶公偶然入妙次之孰是都
不營而以求自安便下一格劉繪別離不可再而我更
重之孟浩然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二語差不覺至
杜審言重以崇班閔而云勝托捐浩然聞君重高節而
得奉清歡稍覺索然甚且用作五律起句如送蘇六從
軍才有幕中畫而無塞上勲更使不得

用焉字

焉字用作押韻最難穩劉楨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用法清健其次則元結豈不如賦焉杜甫古人歌已矣
吾道卜終焉在排律百韻中間用飄逸杜必簡登清得
使者作頌有人焉杜甫枕帶還相似柴荆卽有焉俱不
佳梅聖俞窮通可問焉用作結句尤收不住

用哉字

潘尼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謝眺耳目暫無擾懷古
信悠哉沈約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陳子昂五陵盡
喬木昭王安在哉杜甫往來時屢改川陵日悠哉狼狽
風塵裏羣臣安在哉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壯哉野橋齊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一
渡馬秋望轉悠哉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畧可餘未
免有心學步沈陳風韻氣槩已勝潘謝至於鱗登高作
賦大夫哉殆不成語

用之字

阮籍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老杜客愁全爲減捨此
欲何之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干戈猶未已弟妹各
何之稍弱又出門轉盼已陳蹟藥餌扶吾隨所之差可
至杜荀鶴干人不得已非我欲爲之白髮多生矣青山
可住乎五言律長城壞矣

五言排律

有謂排律無單韻如老杜集中止有十韻二十四二

二十四三十四十五韻之類並無十一十三十五
韻者考之杜集良然按此體唐人以沈宋爲宗及考盛
唐諸家沈佺期諸君用五韻七韻者頗多駱丞樓觀滄
海日門對浙江潮亦七韻不害爲名作其餘九韻十一
十三韻二十五韻各有之具摘於後大抵以對仗精嚴
聲格流麗爲長未嘗數韻限字勒定雙韻其雙韻者十
八二十二二十八三十二皆有之未嘗取盈於三十四
十也初盛惟沈佺期答魑魅四十八韻爲最長中腹四
韻殊少警句杜審言排律皆雙韻和李大夫嗣真四十
韻沉雄老健開閣排蕩壁壘與諸家不同子美承之遂
爾旌旗整肅開疆拓土故是家法然徃徃五十韻百韻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一
中韻重意複瑕瑜互見似可稍省鄭

云長篇沉着

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老杜獨擅之長宋人每
每學之遂以詩當文冗濫不已詩遂大壞皆老杜啟之
此言雖激亦自有見近見才人不百韻則以爲儉腹短
才不知沈宋王孟大抵皆貴精不貴多也吾讀方密之
述懷二百韻歎爲奇觀已如讀三都賦至關中李大青
有三百韻詩便當盡焚古今經史子集單看此一篇排
律矣

附摘排律單韻

五韵

宋之問始安秋日楊炯途中盧照隣至望喜矚

目駱賓王過張平子墓海曲書情和李明府王維沈

拾遺新竹山中示弟青龍寺送熊九

七韻 沈佺期登瀛州南樓宋之問酬李丹徒盧照隣

宿晉安寺贈左丞吳韋郎中春晚從李長史冬白野

望夏夜憶張二靈隱寺寒夜獨坐王維田家過盧員

外

九韻 駱賓王四月八日題 級王維贈焦鍊師

十一韻 沈佺期扈從出長安宋之問雲門寺早入清

遠峽盧照隣結客少年場駱賓王咏懷

十三韻 宋之問入瀧洲江

二十五韻 楊炯和劉長史

顏魯公

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酷貧饋養不給妻
王厭之索書求離志堅送以詩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
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尙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
釵任意撩新髻鸞鏡從教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
逢卽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求判別公判曰楊志堅素
爲儒流雅嫻篇詠愚妻睹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
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
傷風俗若無褒貶莫示勸懲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
秀才贈布絹各二十四米二十石便署隨軍江左後遂
莫有敢棄其夫者

按朱買臣楊志堅妻並求去然亦有妻才而夫甘棄

之者佻薄可恨如南楚材之於薛媛嚴灌夫之於慎
氏二婦詩才佳絕而夫有異心何耶

李翱

翱在潭州席上有舞柘妓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
筵贈詩曰始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妓滿座繡
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翱詰其事乃始蘇韋中丞
侍姬所生女也自言昆弟天喪委身樂部耻辱先人涕
咽不能堪合坐吁歎遂命更其舞衣延與韓夫人相見
撫如已女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興侍郎聞之自
京師馳詩贈翱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
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禁捕放生魚

唐元相國

廉察江東修龜山寺魚池爲放生之所

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
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後李相國紳到鎮入寺觀
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犯者堅
不恕焉復爲二絕示之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
聞生祇園說法無高下爾輩何勞尙世情汲水添池活
白蓮十年髻鬢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莖江魚入
九泉

近體結句

結句有承上意者須蛛絲馬蹟乃佳如杜八月十五夜

月六句林棲見羽毛下又云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西閣雨望六句秋林駐遠情下又云滴池朱檻濕萬慮
倚簷楹茅堂檢校收稻六句嘗新破旅顏下又云紅鱗
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就事直結畢竟犯複少味

胡釘鉸

胡生鄭人也性落拓家貧少爲洗鏡釘鉸之業其里有
列禦寇墓禁樵採生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以祭列子
祠壠以祈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割其腹開
以一卷書置之心腑及覺而吟咏之句皆綺美之詞所
得不由於師友也遠近號爲胡釘鉸太守名流皆仰之
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酒茗以來則欣

然接奉

廖有方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遊蜀於旅舍忽聞呻吟之
聲跡之見暗室中一貧病兒卽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
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盼睐叩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
相託餘不能言俄而奄逝廖遂賤鬻所乘鞍馬備棺瘞
之恨不知其姓名銘爲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爲詩曰
嗟君沒世垂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
不知何處是家鄉及廖自蜀歸取道東川至靈合驛驛
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徘徊設辭有同
親懿淹留半月款讌甚厚臨別其妻又悲泣贈燼及緡

錦一馱直數百金驛將曰郎君今春所瘞胡秀瑄秀才
卽某妻室之季兄始知亡者姓字廖堅辭其餽曰僕爲
男子粗識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何敢當茲厚惠遂促轡
而別驛將捆載奔騎而送復逾驛廖終不顧驛將亦不
挈還東西各去乃棄其物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
以表奏其時文武宰僚頗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侍
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遊卿聲動中外羣稱義士其
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昇至於顯職克勤名誼
與廖同述焉

韓孟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

愚山先生別集卷之一
孟詩韓筆

前輩獎進

韓文公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翱皇甫郎中湜皆以引
接後學爲務楊祭酒尤深於獎善得一佳句終日在
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見因話錄

大羅洞

華山東二十里有大羅洞里人祀唐韓湘之地也考世
景表湘字北渚長慶三年進士官大理丞爲文公從孫
嘗從行至潮州貶所文公數見之詩雖它無表見然能
左右文公於患難之中其孝謹有可徵者而後世詫之
爲神仙謂雲橫秦嶺二句湘嘗先言之不知牡丹見別

詩別有一江淮術士爲文公族子今文公遺集有贈族
姪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妙探知
天工者當卽其人也於湘何涉且以孫爲姪並紊其家
世矣

孟詩

襄陽五言律絕句清空自在淡然有餘衍作五言排律
轉覺易盡大遜右丞蓋長篇中須警策語耐看不得專
以氣體取勝也故必推老杜擅場

李空同看孟詩不甚許可每嫌調雜似謂選體與唐調
雜也余謂襄陽不近選體唐人佳句亦有偶帶選體者
李杜諸公詩何嘗不兼有漢魏六朝語乎空同自其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一
五言古作選古唐古二種正其所見不廣處國風雅頌
就其一體中不相類者頗多也

月詩

浩然沿月棹歌還招月伴人還沿月下湘流江清月近
人並妙於言月右丞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老杜捲
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說出性情江月去人止數尺尤
趣不容更着一語陸暢山齋玩月云野性平生惟好月
新晴夜半觀婢娟娟起來自擘書窓破恰露清光到枕前
別有風致可想

詩讖

有官真似水無夢不還家予寄懷同年侯藍山句也侯

竟卒於官友人以爲詩讖然此語故未嘗言其不還也
浩然送王七尉松滋愁君此去爲仙尉便逐行雲去不
迴老杜送鄭虔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更
不復忌諱何也

白簡

今人言彈劾則言白簡從事晉傳玄性急每有奏劾或
值日暮捧白簡坐以待旦踈踊不寐臺閣生風晉本又
云白簡簡畧狀南史任昉傳注然用作推薦語便以爲
詩孟詩同曹三御史泛湖有白簡徒推薦滄江久拂衣
楊誠齋牡丹詩

周益公牡丹有白花青緣者楊誠齋作二詩有白玉盃

長山先生別集 卷之一
將青玉緣碧羅領襯素羅裳冰霜洗出東風面翡翠輕
稜疊雪裝咏色雖工而着相甚矣

三友詩

唐人用桃花燕子作對徃徃入妙近見吾友邢昉孟貞
平蕪燕子風初下野寺桃花日共尋葛遷非馬桃花欲
放湖邊寺燕子初歸江上村梅磊杓司楊柳風低棲海
燕桃花水漲上河豚

喻宣仲

新建喻應夔字宣仲喻太守邦相之子遊金陵與曹能
始同賦六朝懷古詩中有晴天鬼火燒枯樹秋水漁燈
照廢宮盛傳於時其咏廬陵金牛寺落句誰言流水去

長在寺門前蕭伯玉劉晉卿諸公嗟賞閣筆李梅公先
生爲余言之今喻集虹玉樓詩十卷不載

麻姑酒

余遊盱江以麻姑酒遺伯衡戲柬絕句云水漲桃花江
路紆遊山雖好興愁孤人間何處尋仙洞分取麻姑酒
一壺伯衡得詩謂衡口直出正爾唐人三昧遂答云愚
山東去訪麻姑分寄麻姑酒一壺一葉扁舟盪雨漿真
堪畫作剡溪圖亦自瀟灑

用經語

詩用經語有增一字而複者潘安仁畏此簡書忌增一
字而妙者杜工部馬鳴風蕭蕭

奇句

空梁落燕泥自是偶然楓落吳江冷不聞對語庭艸無人
 隨意緣亦然此物何關天巧亦若為造物所靳至無
 可奈何花落去晏元獻以似曾相識燕歸來偶句當時
 稱為神合然舍此亦別無可着語

余言之今愈覺地非昔時

秋夜

秋

施愚山先生別集卷之二

曾孫念曾校

護齋詩話

娛酒不廢

招魂云娛酒不廢沉日夜些言飲酒晝夜不輟也古樂府廢禮送客出亦當作止字用注謂飲酒不廢政事又以廢爲發引明發不寐並非

鐵佛寺袈裟

臨江天寧寺一稱鐵佛寺有藏經全部明正統十一年頒自京師勅書具存又聞有宮繡千佛袈裟佛頂各一珠領以玉環兵後僧貧質之民家二十餘年矣丁未予裁缺將行爲贖而歸之佛頂珠玉環皆無有慮寺僧之

愚山先生集卷之二
終不能守也題數語使藏之閣上老樹千年殿閣青先
朝勅賜出彤庭摩挲留取袈裟古珍重誰繙貝葉經

簿領

劉楨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沈迷簿領間回回自昏
亂陸機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文人性畏簿書古今
同病曹氏父子徃徃從馬上軍中賦詩更唱迭咏意氣
雄絕然則簿書之累更甚戎馬

山谷

秦和縣舊志稱山谷作令時徃徃窮搜巖壑賦詩題壁
今按快閣詩外殊寥寥官亦能累山谷耶

杜句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語意聯貫論者尙
嫌復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一事作兩句畧
無分別古人全不暇檢點

劉琨

贈盧湛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非英雄矢志身經多
難之人不知此語酸鼻

灞橋詩

十八日鄭八宅觀法帖有石刻云渭水橋邊不見人摩
挲高塚石麒麟千秋萬歲功名骨盡作咸陽原上塵漢
苑秦宮半夕陽幾家墟落野花香灞橋斫盡青青柳不
是行人也斷腸二詩草書奇縱而無題識下書間間二

東山先生集卷之二
小字風調懷婉非唐人不能辦也

賈句

賈閻仙嘗得句云獨行潭底影苦難屬對久之聯以數
息樹邊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後續成一
律送無可上人圭峯霽色新送此草堂人塵尾同離寺
蛩鳴暫別親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烟霞約天
台作近隣余謂此語宜是山行野望心目間偶得之不
作送人詩當更勝誦老杜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氣
象全別矣

老妓詩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有踰春

月冠蓋雲集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曰曾趨東風看
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
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于鱗七律

于鱗自喜高調於登臨尤擅場然登太行太華山絕頂
各四首竭盡氣力聲格俱壯細看四首景象無甚差別
前後亦少層次總似一首可盡故知七律不貴多也杜
老秋興八首咏懷古蹟五首各有所指自可不厭今人
搖筆四首八首以十爲率強半不知痛癢耳

杜注

注杜詩者謂杜語必有出處然添却故事減却詩好處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二 三
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言峽流傾注
上撼星河語有興象竹坡乃引天官書天一鎗楮矛盾
動搖角大兵起謂語中暗見用兵之意頓覺索然且上
句已明言鼓角矣何復暗用爲哉子規夜啼山竹裂王
母晝下雲旂翻正以白晝仙靈下降爲要眇神奇之語
李君實援張邦基墨莊漫錄乃言王母鳥名尾甚長飛
則尾張如兩旗信如此說眇作西王母解者孰勝咀調
自見不在徒逞博洽杜詩蒙冤如此者甚衆也

杜七歌之四嗚呼四歌兮譎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李
日華謂林猿本作竹林鳥名也同州有之色正青如雀
善啼後注者妄改耳以余觀之卽有鳥名竹林亦未必

勝林猿悲切感人也

唐人絕句

太白龍標外人各擅能有一口直述絕無含蓄轉折自然入妙如昔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清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
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畫松一似真松樹待我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
畔第三株此等着不得氣力學問所謂詩家三昧直讓
唐人獨步宋賢要入議論着見解力可拔山去之彌遠

早朝詩

毛子大可夜酌嘗言酬和詩不易作如老杜一代詩豪

其和王維岑參詩皆遜和賈至早朝春色仙桃語既近
俗卽日暖龍蛇風微燕雀並非早朝時所見五六遽言
朝罷殊少次第故當遠讓王岑然王作氣象壓岑而衣
字犯重末又微拗推岑作獨步矣一日語少子格格誦
吟一過笑曰洵如毛說則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見春色
余更思不可得一日卧舟中忽改數字云鷄鳴禁苑漏
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景切而語貫且免複末句春字
直是無瑕可指矣 紫桃軒襍綴又云王警句九天闈
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則花迎劍佩星初落柳
拂旌旗露未乾賈則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
香氣象誠高濶終是落境語耳杜子美則云旌旗日暖

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以所畫之龍蛇對燕雀已極變化而動字高字俱含生氣風微字則以燕雀因風微得至殿屋且大厦成而燕雀高又見朝廷寬大羣情樂附之意有比有興六義具涵杜真詩聖三子咸當北面詩之無定論如此愚意曰暖二句雖工却非早朝時所見畢竟毛見爲是

錢陌

烏江廟詩三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錢值幾文初不曉陌字義一日闕小書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長錢中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而民不從錢陌益

少末年至以三十五爲陌今京師宴會席賞率三十文
當一百亦古遺俗也

題門

京師執政巨公未嘗堅拒客而闔者班役例索門包錢
拒士不得見或題於門云吐握風流頗渴賢禰衡懷刺
竟難傳調羹又手中堂坐祇爲闈人苦掙錢

蘇詩

蘇武錄別第二首黃鵠胡馬飛龍黃鵠九四見且起句
黃鵠一遠別結用願爲雙黃鵠弦歌曲遊子吟清商曲
又三見古人悲思煩促錯互迷離有繁絃雜奏之意楚
辭一篇中言紉佩則江離申椒蘭菊茵桂蕙蒹留存揭

車杜蘅薜荔芰荷芙蓉香草疊出言駕馭則騏驥玉虬
飛龍玉鸞蛟龍玉馱八龍意言屢復其法從三百篇來
荇菜芡苡江水漢廣之類是也後人含毫修飾效之則
勦同至句裁字削惟恐犯重阡陌井然望之立盡

詩名人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時人謂之
賀梅子此亦何異鄭鷓鴣近之袁白燕亦是

劉忠宣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事核意真情到興
具如撫諭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夸人作戰
場雖土官岑溥亦感也出錦衣獄中有句云紅塵未了

清時債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
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綠野誤爲三品地白頭今到
六盤山蓋以爲終於侍郎不起未必有此謫也謫所示
子姪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克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
瑾有劉某永遠克軍之批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夢
急趣黃屋面承恩蓋思孝廟君臣相遇千載一時雖在
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事詩曰時事何人苦變更邊
城持戟半儒生蓋刺瑾用事士大夫有罪多遣謫甘肅
也至赦歸過六盤則直述其事曰憑誰寄語中州子前
度劉郎今已還蓋公下獄克軍雖出於瑾而禍機則發
於大學士劉宇也宇河南人嘗告瑾抄劄公云

詩改一字

元薩天錫詩地濕厭聞天竺兩月明來聽景陽鐘膾炙
於時山東一叟鄙之元徃闕故曰此聯固善聞聽二字
一合耳元問當易以何字叟徐曰看天竺兩元疑看字
所出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元俯首拜爲一字
師

錢唐

唐象山人元末隱居避亂年將六十洪武初赴京陳王
道先獻一詩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
飛在天雨如膏天地山川增氣象山人昔住東海山山
形如象山名丹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松林間一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二
朝陰氣蔽白石天昏地暗人變顏人人變顏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挂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竹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身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當如此詩奏稱旨授刑部尙書明年上臈孟子視君寇讐等語罷其配享有旨敢諫者卽射殺之唐上疏袒胸當箭上悟命醫療箭創配享得不廢成化初有黃先生詩曰引棺絕粒箭當胸拚死扶持亞聖公邴得殊恩旌偉節泮宮東畔置祠堂

琵琶記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城登至正四年進士歷慶元路推

官以文行名方國珍據慶元避地於瑾縣櫟社用詞曲
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
之句乃編琵琶記以雪伯嗜之耻按今琵琶仍是痛詆
伯嗜舛悖不倫不審何云雪耻

史痴翁

史忠字廷直金陵人少不慧年十七方能言忽通詩詞
畫山水木石縱筆揮寫性豪俠負氣不喜近權貴人與
沈石田善自號痴翁樓近冶城署曰卧痴與客飲酒沾
唇輒醉醉則搦管爲新聲樂府畧不構思有女笄當嫁
婿貧不能具禮會燈夕風月佳甚詭詞携女觀燈與其
婦送之婿家呼婿出拜大噓而去嘗見其絕句云癡老

平生性癖疎胸中塵垢半星無歲寒起坐燒銀燭寫箇
江山雪霽圖

摘詩

偶閱海鹽志見朱西村詩漫興有云棟花風過蠶蛾老
麥秀城深雉子斑上巳郊行三月三日出郭行風和日
暄天氣晴銜泥補巢舊家燕隔水喚春何處鶯壚頭小
姬酒正熟道旁古墳人自耕勸君行樂貴及早明日東
風花滿城西村名朴字元吉時有陳鑑字用明與朴齊
名有勾溪集寒食書懷云江上客居三十年每逢寒食
一悽然青山笑人不歸去白髮滿頭空自憐茅簷幾處
插楊柳梨花半開聞杜鵑身世崎嶇杜陵老蓼蘋風水

洞庭船又石潭小魚自出沒艸閣老樹相因依最爲警
句

龍濟寺

在吉水城東南踞東山勝處蘇長公謫嶺外過此題句
曰天上樓臺山上寺雲邊鐘鼓月邊僧手書刻柱明末
尚存或曰此坡公詩中一聯也惜不見全篇

鍾州寺

祠山道士我前身猶記當年廟貌真一墮塵緣甘混俗
碧天青嶂暗傷神此詩題於廣德州祠山廟萬曆元年
知州事鍾堅筆也堅楚人別號瀾石到州謁廟忽悟前
身爲道士猶記廟中某事某物曾募建某殿在州政蹟

愚山先生別集卷之二
多所修舉云

詩有本

今人輕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於克餽遺筐篚之具而已豈不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誦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流涕羊曇過西州咏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此二事千載爲之感動今人作述懷述感未必動人如是無它不得其意而專求之體製風調音響故也

辭激取禍

石介作慶曆聖德頌太激邪佞切齒其頌至范仲淹曰大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喋喋太后一語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臣下所不宜言其最傲心

者如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又曰神
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時韓魏公與范
文正公自陝來朝竦之密姻有令於閔者手錄此頌進
二公且口道竦非爲諸君子慶二公去閔范拊股謂韓
曰爲此輩鬼怪壞之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孫
復聞之亦曰石守道旣始於此矣

詩識

壽山良岳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周圍十餘里窮極
侈麗宣和五年朱勔取太湖大石廣高數丈載以大舟
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
之地賜號敷慶神運石旁植兩檜一天矯者名朝日升

愚曰先生別集卷之二
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
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
拂龍髯茂撐擎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
我皇構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於牛
分南負而一結更是高廟御名皆前定也

字識

嘗見內庫書金樓子有李後主手題曰梁孝元謂王仲
宣昔在荊州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
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
陵帝亦盡火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之壞
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曰牙籤萬軸裹紅綃

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
書卷皆薛濤緝所抄惟今朝誤作金朝徽宗惡之以筆
抹去後竟如其識入金也

新嘉驛女子詩

驛在滋陽縣北四十里池臺古栢劇有幽致驛後土壁
故會稽女子題詩處詩傳於世而驛壁字無存者余至
詢之有老驛卒秦登科年七十矣能誦其詩言某將軍
挈家過此不知其姓名僕妾甚盛旣早發失一燭檠尋
覓得之壁間石碣上始見是詩蓋女子秉燭夜題者也
世傳死驛中當時實未死或永夜沉吟含悽達旦耳然
豈能久人間哉事在萬曆四十七年又四十年予爲刻

之於石且次其詩曰美人零落泣風塵不惜明珠掌上
身淚入郵亭千尺土莫教楊柳更生春環珮魂歸何處
游若耶溪畔路悠悠生前不作鴛鴦夢定化孤鴻叫隴
頭借問蕭郎是阿誰笑啼不解坐生悲可憐一夕魂銷
盡博得千年客淚垂又次亭碑韻曰蔓草荒臺合危橋
曲沼分庭霑春過雨樹老畫成陰疲馬何時歇啼鶯不
可聞美人題字處腸斷對斜曛

附錄女子詩自序云余生長會稽幼攻書史年方及
笄適於燕客嗟林下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加以河
東獅子日吼數聲今早薄言往想逢彼之怒鞭箠亂
下辱等奴婢余氣溢填胸幾不能起嗟乎余籠中人

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沒無聞故忍死須臾
候諸妮子睡熟潛步後亭以淚和墨題三絕於壁庶
知音讀之悲余生之不辰則余死且不朽銀紅衫子
半蒙塵一盞孤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
落舊時春終日如同虎豹遊含情默坐恨悠悠老天
生妾非無意留與風流作話頭萬種憂愁訴與誰對
人強笑背人悲此詩莫把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杜五言古

杜不擬古樂府用新題紀時事自是創識就中潼關吏
新安石壕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妙在痛快亦傷太盡垂
老別云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

其寒曲折已明又云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觀王祭
七哀路逢饑婦人抱子棄草間未知身死處焉能兩相
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道回首望長安
醜藉差別至子建明月照高樓更不可思議無處着人
間別離語

石壕詩誤字

杜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本古韻元真通用老翁逾
墻走老婦出門看二語不相叶顧寧人謂詩有不必韵
者此類是也余細讀此詩凡六轉俱各用古韵何獨走
看二字不叶詩通又載人字本列女頌叶法作如延切
與看字亦古通終覺牽強近閱舊刻本作老婦出門首

則走音同韻既立門首則張皇顧望情勢躍然不言看而意在其中矣且六句連換三韻與青青河畔草詩同

體

詩限惡韻

辛丑夏同諸詞人晚坐湖上值曹司農秋岳取扇面平聲字分韵限賦次及錢瞻伯得臬字客皆謂此韵不佳秋岳戲曰正須臬此賊錢詩成曰却憐殊月好頻擲不成臬後歲餘竟坐法死說者以爲詩識

蓴菜

余過西湖始嘗蓴羹作歌云質柔膚滑不留手白汁盈盈如水晶見者以爲絕肖後閱袁中郎湖上襍敘稱其

葉微類初出水荷錢枝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
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冷冷欲滴其味香脆滑柔
畧似魚髓蟹脂而輕清遠勝可謂形容都盡其不足信
者謂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
味此語終耳食按湘湖產蓴甚多不採之西湖湖蓴用
湖水浸之頗佳亦不聞遠浸湘湖且生摘作羹有新香
不必皆浸也李長衡有蓴歌亦可稱蓴之小紀矣歌
曰怪我生長居江東不識江東蓴菜美今年四月來西
湖西湖蓴生滿湖水朝朝暮暮來採蓴西湖城中無一
人西湖蓴菜蕭山賣千擔萬擔湘湖濱吾友數人偏好
事時呼輕舸致此味采花嫩葉出水新小摘輕醃雜生

氣微施薑桂猶清真未下鹽豉已高貴吾家平頭解烹
煑間出新意殊可喜一朝能作千里羹頓使吾徒搖食
指琉璃盃盛碧玉光五味紛錯生馨香出盤四座已歎
息舉筯不敢爭先嘗淺斟細嚼意未足指點盃盤戀餘
馥但知脆滑利齒牙不覺清虛累口腹血肉腥臊草木
苦此味超然離品目京師黃芽軟似酥家園燕筍白如
玉差堪與汝爲執友蒿根杞苗皆臣僕君不見區區芋
魁亦遭逢西湖蓴生人不顧季鷹之後有吾徒此物千
年免沉錮君爲我飲我作歌得此十斗不足多世人耳
食不貴近更須遠挹湘湖波

劉長卿

愚山先生集卷之二
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乃
曰李嘉祐郎士元何得與予齊稱耶每題詩不署姓但
署長卿而已以海內合知之耳

綦母潛

潛詩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論者謂遜張祐樹影中
流見鐘聲兩岸聞誠然至白尙書以祐觀獵詩謂張三
較王右丞未敢優劣似尙非篤論祐詩曰曉出禁城東
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
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細讀之與右丞氣
象全別

龔芝麓

龔宗伯讀韞林集有悼顧夫人善持君四絕句感而遙
和亦自風流可愛九年騎省斷腸人一曲清商倍損神
珍重紅閨兩行淚西風吹上舊羅巾塵生錦瑟倚空床
玉笛當風別恨長憑仗敬亭雲一片返魂香欲駐斜陽
青溪曾擬結芳隣春水臨妝拜洛神回憶幽蘭風絮散
慧難兼福是前因感舊憐才似此無玉琴統扇女相如
何緣更倩簪花筆重點零香斷粉書愚欲改第二首煞
句憑仗敬亭同調在銷魂詩作返魂香 林氏爲吾宣
王友姬人也能詩能作蘭竹有林下風致所著有韞林
集

虞姬墓

愚山先生別集卷之二
弔虞姬詩甚多余獨喜韓聖秋一絕曰詞人下馬惜佳人
人不愛君王愛妾身叱咤那曾輸嫚罵遭逢各自有君
臣想項王虜豪人拔山一歌重念虞兮煞甚悽婉有放
不下處姬毅然先死以報恩寵豈徒一美婦人耶又如
明妃詩甚多吾友宋荔裳有穹廬滿地皆霜雪不敵西
宮一夜寒佳甚然以視前詩則又別有下淚處也

詩人不可無傳

唐史文藝傳序稱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
等其類尙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
得稱述云按此則詩文人不可無傳如此

西昌蕭伯玉太常舊藏杜陵戴笠圖高可盈尺純用白
描而神采高寒趙文敏筆也劉公子高題句云杜陵短
褐髻如絲飯顆悽涼曰午時爲報西流夜郎客錦袍霜
冷更相思末自署洪武庚申秋仲珠林生劉崧書解縉
春雨又書長歌其上云碧鷄坊裏春風顛浣花溪邊晴
日暄浩歌一曲花弄影慷慨不及開元前飯顆山頭憶
相見歷下新亭舊時面吟詩未遣髭鬚愁愁絕胡塵暗
河縣平生落筆五嶽搖調笑不作兒女嬌錦袍仙人伯
仲耳孰謂有作徒相嘲詩卷長留雨不滅玉顏癯骨俱
清絕萬古詩人照膽寒松栢蒼然傲冰雪吳興公子真
天人落影自與韓衆親新圖古色照秋水如此子美方

愚山先生別集卷之二
逼真槎翁老仙我所敬十年寤寐遊珠林新詩墨妙聚
片紙令我觀之諸夙心嗟余豈是諸公徒青天行一
字無紛紛餘子風斯下獨立惟見明星孤吁嗟杜陵焉
可呼此詩旣佳而解集失載字體作指大行草適潤有
法絕非世所傳解書體也詩以趙畫劉解兩公題爲三
絕余官湖西從蕭氏孟昉見之賞異作詩蕭輒欲見贈
不受及歸田再贈始受之時一展對如揖浣花老人也

札詩

武進吳南岱字泰巖予同年也爲濟南守告予曰宜興
孝廉徐某歿後降札寄硯友毛禹門士龍是其所親見
云一人迷途去迷途去更迷不分時晝夜難辨路東西

怕聽嬌妻哭愁聞老母啼殷勤寄良友弱子望提携
時已成進士得詩垂泪竟厚恤其家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traditional grid format.]

[A vertical column of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also mostly illegible.]

施愚山先生別集卷之三

曾孫念曾校

矩齋雜記

達人高致

倪雲林幼師輩昌王仁輔字文友老而無子奉養以終
其身歿爲之制服執喪葬於錫山之陽不計所費倪負
意氣不輕交足跡不涉貴人之門及有某官遊其鄉客
死不能歸塋竟割山地以安厝焉初未識面倪家貲甚
饒一旦舍去曰天下多事矣吾將遠遊以玩世自是往
來五湖間人望之若仙云嘗鬻田產得錢千百緡會張
伯雨至念其貧老相對惻然推與不留一緡

吹簫客

吳匏菴寬赤壁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
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緜竹進士
與坡公同遊赤壁吹洞簫坡賦不載姓名匏菴見石刻
爲表出之後賦所謂二客不能從者亦並不載古人作
詩文多如此類今人便不堪矣

孫汝權

傳奇荆釵記醜詆孫汝權按汝權宋名進士有文集尙
氣誼王梅溪先生好友也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懇懇
之史氏切齒故人傳奇謬其事以污之溫州周天錫字
懋寵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

董陳二公

董尙書思白陳徵君眉公以詞翰相推重董年八十五
臨歿索婦人紅衫絳襦爲服陳年八十三將逝之前辟
穀數日盛爲詩歌以書別親友仍題一聯云啟予足啟
予手八十年臨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千百世魚躍鳶
飛擲筆而終陳卧子少時眉公極獎許而卧子不甚服
晚乃心折爲作徵君誄

物性

蹲鴟蒙秣糠而爛柑橘近酒器而腐烏柏之木以炊籠
蒸則勃發文杏之材以熟醪醴則減薄物理相畏不可
解

豬腓渡江

太宗以北兵渡淮無一葦之航有人取囊中乾豬脬十餘肉氣其中環繫腰間涸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豬脬蓋預備者遠遊之人蓄之可濟急

犬牛二事

成化間一富商寓齊化門外僧舍丐施金許之而未發也僧利其貲重寺又荒寂夜約徒衆先殺其二僕絞商死埋寺後坎中實之以土貲悉歸僧越二日有貴官偶過其寺犬鳴嗥不已逐之去復來官心動命人隨犬所往犬至坎所爪地悲嗥官使發之屍見商猶作呻吟聲灌之湯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伏法是歲例當度僧因是而止見紀錄彙編

劉景亨在淮陰見一人屠牛而亡其刀蓋其犢啣匿草
間也既覓得之犢復啣刀奔而泣一僧憐之贖其母子
且圖其狀傳於世余分守湖西厲禁宰牛有秦和屠者
某專殺牛利凡盜牛者悉歸之而結兵爲翼衆莫敢發
一日將殺牝牛之有脈者所歡豪某夜夢黃衣人繫纍
泣告曰分固當死憐我腹中兒丐公爲言寬旬日兒產
死無恨豪度必牛也亟起往視之果繫牝牛豪因屬曰
吾庇汝良多今獨爲丐此牛具告之夢屠強諾已怒曰
蠢爾牛敢藉豪搯我吭益痛加椎擊殺之豪乃大恚告
邑令顓孫佐聖捕杖數十荷校死衆皆稱快

孝象

劉時用言見一老象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
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及母死子亦泣躍而仆

廩增附生數

舊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故名之增廣其亦
有額也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後成化
三年又定額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
顛倒錯誤不得已附學之名立焉

陳九龍山人語

名光庭字履祥羅
近溪先生高弟

世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予以此處不理非經濟實
學也貨殖傳吾愛其二言曰本富爲上末富次之不自
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計也嘗爲說曰富貴人如老蠶作

繭食錢入如乳燕寺甫均爲豪杰所取

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爲豪杰所耻

一友問三教同乎曰同何以同一味度人處同然則無異曰異各樣度人處異然則何以兼三教曰何必兼孔子之集大成不兼之兼矣何也老家度人聚精烝神養出嬰兒自徃自來生天生地然而萬物皆傲焉有不死之理佛家度人去貪嗔痴脫却皮囊來空去空了天了地然而萬物皆我焉有逃空之處惟吾孔子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分率其性古徃今來無斷續卽此長生間徃間來無粘着卽此真空此二氏之所以羽翼吾儒吾儒何必袒彼教哉

問爲之不厭是何事陳子述鄒南臯曰知爾之厭則知

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迹上學夫形跡聖人之蘧廬
也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所以致厭聖人獨從天地生
機處學自生生不已日日此生機時時此生機歲歲此
生機不知老之將至安得厭守身若處子作事如武夫
處子一失身則終身黥污武夫一退步則爲人俘虜
問時乘六龍以御天何如曰試讀鄉黨一章分明畫出
吾人火爐頭床鋪上便是對越上帝之地堯試舜此一
着甚有以二女可同居萬幾不足理

三友

薛次公名甲字應登號畏齋江陰人官江西贛州副使
嘗言平生受益者三友一曰貧二曰病三曰患難貧故

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學者未有不由此而能有成者也

龍潭老人

陳海雍號龍潭老人隱居善易吳康齋嘗語陳白沙過清江訪之至則策笠躬耕信宿其家大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謂子弟曰康齋非愛我者迹其爲人可謂遁世不拔之潛龍矣予求其後裔不可得近見鄧孝廉苑報書曰海雍新喻人有龍潭老人集年百餘歲尸解子孫不可考墓在峽江東岸玉笥山傍書不知所在予聞之嗟異檄郡祀之鄉賢祠

古人扇札稱謂

孟昉家藏山谷墨跡七言古字畫遒勁末書黃庭堅魯
直奉荅周彥皆稱字穎濱手札與泰和魯司法情
詞溫厚中間稱歐陽文忠曾子固皆一直接寫只書尾
提起寫司法魯君足下某再拜古人詩札稱謂不煩如
此予又見前輩布衣王鶴書贈沈修撰稱君典詞兄自
署海樵山人而不名又君典書扇多無款識或止稱某
字或稱某君鄉文雅丈末署君典二字董宗伯書畫亦
有止書玄宰思翁者今一味尊稱煩碎不一而足市井
厮役且以親翁詞丈等字爲鄙薄矣

方正學語

舟中偶讀方遜志先生序王華州文集曰天下之物天

皆易與惟斯文不易與人幸而與之必困辱其身心抑鬱其神志其終身逸樂榮盛而無虞者至鮮也味此言可消才人驕矜怨望之念又曰天之於人厄於一時者未必不耀於無窮

女類

李謙菴注云舉世皆婦人女子也從來詮者謂女類爲屈原姊不知何據互相沿習按天上有須女星主管布帛嫁娶人間使女謂之須女須者有急則須之謂故易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姊言須乃賤女及其歸也反以作娣娣者居妃之次古者國君一娶九女娣姪從之後人加女於須下猶娣姪之文本不從女後人各加女於旁

也漢呂后妹樊噲妻名呂須蓋古人多以賤名子女祈其易養之意生女名須猶生男名奴耳屈所云女須明從上文美人生端女須謂美人之下輩見美人遲暮輒亦無端詬厲婢媵賣弄之態也申申所詈不一辭也丈夫不能遭時遇主建立奇功致使小輩揶揄反來攻君子之短致敗君子逢世之策斯亦足悲矣

儉腹作文

徐巨源序石莊集云藏書數十萬卷一夕所閱十吏兼書不能給於典故律令星歷輿圖兵農譜牒之學無不貫穿故其出之若决江河日夜注漑而無不繼之憂今之為古文者少所讀多所作譬猶中人之家欲椎牛日

饗大將兵士吾知其難也

選文

海賦一篇蕭統存木玄虛而畧張融淮西片石姚鉉采
段文昌而削韓愈

鄒易齋

安福鄒賢號易齋東廓公之父也爲諸生時學使謁廟
講書有講吾與回言終日者學使者問曰論語所載止
有問仁問爲邦兩章不知更有何話說終日不休諸生
莫能應易齋前對曰顏問仁天德也問爲邦王道也天
德王道千古商量不盡何況終日使者悚然出座曰賢
所言氣象冠冕非但科第且理學可分一席後從進士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三 七
觀政時上䟽條陳春秋丁祭 孔聖宜先遣官祭 啟
聖公祠配以四聖之父初獻禮後正印官方祭 孔聖
父先子後禮爲允當䟽上得旨嘉賞賜帛一端白金十
兩至世廟時方頒行天下各學如議行禮公實啟之

飼蠶

凡葉少時以白米粉摻葉上餌之絲更光白而綉又秋
葉未落時採完好者晒爲細末留置煖處蠶時遇雨葉
濕則以乾葉末摻之均其水氣兼易飽難饑省葉也

咎徵

萬歷二十三年正月江山縣民偶拾一錢四面火字相
向中皆硃色怪而卜之卜者曰發財至八月城中火焚

百餘家且蔓延無已時或以火錢事告太守岳萬階卽
索投於通明巷井中火患頓息

舒窰

宋時江西窰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有舒翁工爲玩具翁
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鑪甕諸色幾與哥窰等價余嘗
得一盤一盞質蒼白而光黝然以注水經月不變望之
知爲古物相傳陶工作器入窰變成玉工思事聞於上
封穴迯之饒爲業今景德鎮陶工故多永和人見吉安
太守吳炳遊記

王塘南

廬陵王塘南諱時槐官至太常卿年八十講學不勑或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三
問曰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今先生八十何以進於是
公應曰學生今日方知志學

苦筍

苦筍賦云黔人冬掘苦筍味如蜜蔗出土尺餘甘苦相
半食之未嘗致病此殆山谷耐苦語也有道士戒予養
生勿嗜茶筍謂筍者損也粵閩春筍徧地貧子拾以爲
糧噉之不啻菽麥江浙產筍較肥要須足火候向在歙
問政山噉筍最美其法先一日掘筍去皮不剖不犯鐵
置瓦釜中爛煮徹多汁膩如油則氣溫味全乃不作耗
然後知世人皆生嚼竹根耳山陰作筍脯法相類謂之
素火腿其汁入饌彌佳名筍油

立志

董宗伯少未學書學使衷貞吉洪溪南昌人首拔其文以字劣抑置第二董遂力學卒以書名後宦成爲衷書絹素盈笥自叙其發憤以衷故也學足破愚類如此

休徵

青州臨朐縣土寇薄城至夜城中刀劍鎗鏃皆火光熒熒廐馬嘶且驚城中大患質明擊賊大破之順治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事也

前定

獻賊之破和州先一歲羣鴉蔽天哀鳴自投州前江水死園者藝菜數畝元旦後一夕蹂踐都盡視之層疊皆

婦人履跡衆莫解後賊入屠城園中婦女千餘悉殺之
獻嘗選勇銳男子數百爭先慘殺以多論賞謂之孩兒
軍至是縱之四掠會獻入城隍廟神所持戟墮中其額
獻怒曳神碎之未出廟而疾作叩頭哀禱久之乃已而
孩兒軍適至報所殺若干獻忽揮刀盡殺之人謂孩兒
軍慘悍之報云

水厄

星者范氏善推測居荻港西岸自言某月有水厄百日
乃度遂獨棲關帝祠夜見一官騶從列炬入羣吏抱牘
引數百人唱名畢應多范相識次及范亦有人應諾范
愕然曰此吾名也誰爲我應者益慎不敢歸是歲范年

五十既九十九日明且則生日也其子固請范歸且曰
不舟行安有水患是夕甫歸酣寢夜半蛟起岸崩果沒
於水其子以奔山得免

骰子誤人

涇川孝廉章某少勵操行以聖賢自誓既領鄉薦意稍
懈久不得第萬歷間赴公車同寓少年挾妓集飲強之
雜坐微酣少年請小兆以骰子六紅爲花狀頭奪者得
妓章一擲得之遂不辭讓妓體毒將發逡巡中夕謂不
敢污貴人某大醉嫚罵曰若嫌我老耳新狀頭不病也
一狎而中毒勝放又不第歸至半塗瘡潰其鼻慚見故
鄉自經於逆旅人皆語曰可憐六粒骰子斷送半生道

學

侮神像

吾邑王觀予有俊才童時讀書僧寺見廡下木像斷爛仆地戲溺其首夜夢神怒曰汝不過舉人縣令敢爾無禮逾五年補諸生鄉試值號舍有同庚生者吳某月日時悉合定交闈中是歲吳中式王被放終以窮老悔艾無及每舉以戒後生吾友黃圮公親見其言如此

狀元二字

江西舉狀元始自唐盧子發其詩云報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後人遂名其集爲錦標洪紫溪曰三十年學問胸中方消磨得狀元二字羅念菴先生及第

時一親知拊背喜曰不意幹出許大事念菴赧然面赤
曰男兒頂天立地一個狀元算得甚大事是日遂裹糧
講學三公氣量較然矣

戒戲具

王塘南嘗誡子弟曰吾致仕家居至老只親書史如先
聖先賢理學圖史耽味不忘吾生平不曉圍碁雙陸投
壺抹牌賽擲等事士大夫邀宴衆賓以此爲樂吾止袖
手旁觀而已按予拙鈍不好弄頗類塘南實無暇及此
今後生子弟專以此見能事矣

牛戒

庾樓字木叔二代不食牛會病以牛腦合藥間有餽牛

肉者則以給奴僕自謂可幸無罪忽夢冕服緋衣者叱
曰汝豈食牛者耶何腥聞若是庾亟以未食對緋衣者
命從官檢簿瞑目曰汝雖未食牛然藉病破戒且以啖
童僕法當奪一紀念汝有悔心能勸得百十家不食徐
還汝算庾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設有餉以牛肉可奈何
緋衣人微哂曰痊之士可也只愁念不堅何憂行不廣
庾驚寤特筆其事門人黎同吉字以仲亦持牛戒偶患
瘡爲所親強舉一匕夜夢少年黃姓者持劍怒詈謂噉
伊母肉晨起詢所餉果黃牝牛肉也遂並刻之以傳戒
或謂食牛細過二子旣屢世不食因病稍假陰譴乃爾
彼椎牛炮羔甚且甘人之肉者何以復加坐客曰黑面

老子自有處分且如彼凶人說因果不信并此鬼神警
懼之夢亦自徼幸不得上之貴之失天下
黎同吉又附戒云鬼神之道赫矣卽未必孜孜然日搜
天下食牛者而譴之人當敬畏者以鬼神或有時而不
測也夫埋狗埋馬憫其功也人藉牛力以生我反欲殺
之而食其肉是何忍哉或以食與殺有異不知人皆食
牛則牛如八珍未有見八珍不割而鬻諸市也人皆不
食牛則牛如糞土未有取糞土割而鬻諸市也是殺與
食猶挺與刃也蘇子瞻嘗書柳子厚牛賦遺瓊僧道潛
以勸諭瓊人今黎生此段言極痛切可錄可觀

戒溺女

旌邑方蘭生年三十連舉五子妻舒氏復妊竊計生女
必不舉兄帝卜以予溺女歌示之意猶未定娠十有三
月不產夫婦駭愕帝卜又力誠曰孕逾月不下以前有
溺女意故也速改前念當自免身蘭生懼始與婦誓曰
卽女必舉矣言甫畢而產一女方氏館師陳子君沃手
書
水東吳正字持齋人呼吳齋公得余溺女歌粘壁上其
友謝士型妻當產夢一婦人云詰朝就吳齋公取一信
來可免禍謝詣吳正值文學吳天示與正字講解溺女
歌謝悟索一紙歸是夜生女育之吳天示手書

陽山寺

休寧城外有陽山寺衆捕虎於野張羅數匝虎逸入寺
中見神判像如生瓜之判輒倒壓虎虎不能動衆擊殺
之寺碑紀其事

前輩偶失

賢士大夫亦有天理抹殺處錢惟演之下石寇萊公是
也凶忍大姦亦有天理不泯處秦檜之不盡殺鄂國子
孫是也韓魏公晚與富鄭公不協韓死富竟不弔亦是
賢者之大過

成書之難

冊府元龜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門門有小序
撰自李維等六人而竄定於楊億其書止採六經諸史

國語國策管安孟晏淮南呂覽韓詩外傳及修文御覽
藝文類聚初學等書而西京雜記明皇雜錄等皆擯斥
不錄其編修官供帳飲饌皆異常等王欽若以魏書宋
書有索虓島口之號欲改去王文正公謂舊文不可改
又如杜預以長歷推甲子多誤皆以誤注其下而不改
帝下手詔凡悖逆之事不足爲訓者刪去之復親覽摘
其舛誤手書詰問或召對指示商畧凡八年而成然開
卷皆常目所見無罕覩異聞不爲藝家所重

馬乞封

綴廟嘗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烏其馬
至御前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馴圉人進曰此

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况使小烏白身耶勅賜
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楓窓小牘

金龍四大王

江河水神惟金龍四大王祀最盛而莫詳其姓字按清
江浦廟碑金龍四大王者姓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
皆宋會稽處士緒最少初爲諸生隱錢塘之金龍山宋
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圖恢復知勢去不可爲遂赴水
死題詩於石曰立志平生尙未酬莫言心事付東流淪
胥天下憑誰救一死千年恨不休其徒問曰先生之志
決矣他日以何爲驗緒曰黃河水逆流是吾報讐日也
後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不利忽見雲中有天

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敗帝夜禱問其姓名夢儒生
素服前謁曰臣謝緒憤宋祚移沉淵而死上帝憐我
忠命爲河伯令助真人破敵吾願畢矣次日封爲金龍
四大王以緒嘗居金龍山沒又葬於其地故也

烟害

一友酷嗜烟日凡百餘吸已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
膿升許穢聞列屋死而復甦

按烟始來自異域今所在成熟爲土產其毒似亦全
減

山陰張荀仲淑自言犯血下禁烟而止後偶犯則血劇
南鄉孟氏家蓄蜜傍有種烟草者蜜採其花皆立死蜜

爲之壞以是知烟之爲毒不可向邇養生家謂嚙津得
長生故活字從千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爲活計可
乎

義鳩

老友陳大介武揚嘗館山家見獵人銃落一鳩墜地又
一鳩來就拊視且口啣他物飼之不受又以翼水蘸其
火傷處卒不可活乃宛頸哀鳴而去有頃從樹巔下墜
觸地死蓋重傷其匹也陳引其人諫曰若中一鳩而二
鳩死鳥且死義若獨何心其人遂拆銃改業

按此與獲鹿子而鹿母腸寸斷相類彼重母子此重
夫婦

鱧報

鱧名護子魚仁人不忍食之又鱧本污泥所化養生家亦忌食吾鄉人王計甫業釣鱧既大感悔輟業一日破戒是夜夢巨鱧騰嚼其首驚寤痛甚遂患疽頰上膿潰不收而死

一富翁嗜鱧過甚從金寶圩堤值人舁鱧一筐盡買之飽噉俄腹痛膚體奇癢搔搯百端又沃以熱湯膚爛皮破而痒如故忽嘔吐鱧頭帶生血大駭怖明日遂殞余友王夏九親見之

冥報

蒙陰有傭人侯邦守曾受齊古冲雇錢而通工一日侯

既死齊忽夢侯來云完舊逋奔入馬廐旦日生一駒齊
訝曰豈以逋一日傭遂墮此報耶歲餘麥秋偶駕此駒
轉石治場未終日而死家人甚恐古冲笑曰彼故止逋
我一日耳趨埋之

再世

濟南富人陳某以質庫爲業少嘗與戴生最善戴爲理
財無私染戴死十八年陳策馬經龍山夜夢戴言投生
萊蕪縣盧氏名俊讀書應試今十八歲矣進學必冠童
子明日當會於五里井前陳覺而異之旦過井側有童
子委頓坐地問之則就試濟南者姓氏年齒並與夢合
因以騎強載之盧疑謝逡巡而陳遇之彌厚百端贍款

盧固叩其所以乃具言其夢是歲進學止四名盧果第

一

犬報

榮闈山左諸生余歲試所黜者先是偶被犬驚榮遽斷其四足犬斃久之夢犬作人語曰汝殺我太毒已訴爾冥曹先視汝衿榮驚悔無及俄遂驗云

貓報

一村農蓄貓色純黑貓傍爐火熟睡遂鎔錫汁錯口灌之取其皮為冠數日後忽大呼貓齧我喉喉舌塞不下食而死愚按猫犬皆小畜殺之已甚遂索命况其大乎危哉

神兆捕賊

齊更新字鼎衡令南樂城外十里有大井在閻王廟前俗呼閻王井倒沉一屍頂繫石莫得其主名齊赴廟禱神曰殺人者誰願以兆示俄頃過一村猪突出遮道齊心動曰彼兇殆朱氏也陳其屍潛遣二家僮伺之有諦視而徬皇者問之果朱氏一訊具服蓋車夫腰千錢遇害者遂抵法

此處有極大之污損，導致大部分文字模糊不清。僅能辨識出以下殘存字樣：

... 皇山先生集 ...

... 卷之三 ...

... 二 ...

... 皇山先生集 ...

... 卷之三 ...

... 二 ...

施愚山先生別集卷之四

曾孫念曾校

矩齋雜記

黃山事

和州戴無忝遜孝性喜獨遊嘗言其遊黃山二事甚奇
黃山路故幽仄一日經山下某處草木蒙雜一逕如線
忽有聲如風旋縛其足乃巨蛇繞脛數匝昂首及胸戴
急以手扼之蛇首滑旋扼旋脫戴故多力久相持且憊
前十許步有大樹可倚以縛足不能往日暮窘甚奮躍
得就樹磨蛇首穿而蛇斃然足縛轉固聞樵歸者呼救
斧斷之乃解蓋山多巨蛇能束人手足飲血以死土人
皆迂道避之云抵黃山文殊院連日陰晦戴欲窮其巔

僧固止之云俟開霽結伴徃戴不能待私挈杖去里許
山漸霽將至頂坐片石稍憇羣猿驟至二大猿鬚長而
白若老人狀羣猿環坐老猿坐稍遠戴欲以杖驅之念
猿衆路險姑靜坐毋動猿漸逼有竊杖者有牽衣者戴
合眼若弗知有捋鬚摩頂曳耳者卒弗動良久老猿長
嘯聲若裂石羣猿應聲而散戴回及山半則寺僧以覓
戴不得聚徒操械至爭賀曰君幸坐未動動則爲猿困
或擠墜崑石間矣

飛鏹

山陰張雛隱梧返自嶺南言順治庚子三月廣州城內
白鏹晝飛高低踈密如蝗如鳥自東北去之西南率三

鋌相合作一身兩翼照耀如雪或掠簷瓦間有鉤擊以
矢石長竿者雖中之輒引去終不落有武弁某以爲神
不可力致率家人禱於庭一鋌翩然且下未墜地數尺
急以手承之復飛去傾國貴賤騰踴愕胎者累日終莫
有得之者亦不究其所歸於戲彼造物者固知人之篤
好在此而故戲之耶

縊死鬼繩

吾邑斷塘陳氏婦獨居有鬼數教之縊勸說百端婦懼
以白姑衆惡少聞之云若醉我酒爲若擊鬼婦如其言
衆潛伏戶外約鬼來則彈指於門已而鬼果至敦迫甚
急一人從後戶突入鬼踉蹌向前門衆復前掩之鬼遽

仆地初按之有物漸縮小化爲一繩蜿蜒不定止餘尺許如褐色益堅持之不移手待天明視之韌不可斷斧而焚之臭聞里許怪遂絕

宵征女

吳雨蒼令東阿從淮上買妾母送至問其家世則某縉紳女孫也吳愀然憫之扃其戶而出明日將送歸夜將半母女携卧具叩門曰吾女命不猶不能薦公一夕寢如明珠一斛何言畢而泣吳竟不動爲之賦宵征篇同年劉覺岸以告予予笑曰還妾非難事而夜半叩門手抱衾裯陳詞婉變或有難於閑情者矣吳子非發情止義者耶吳名調元江寧人亦予同年嘗集古今善事可

述者數百條爲同善錄刻行於世

縣令難爲

相國寧公完我謝政家居嘗言門生外吏滿天下殊少
通問會其孫名新祖知洛陽縣旣無所歸獻又稱貸累
數千金取償於公歲以爲常公始愕然曰吾十年宰相
不足支爾數年縣令遂命罷歸

減肉食

江右歲漸饑會城宴會過侈嘗醵金鱣兩臺費至數百
金予語藩臬諸公亟宜減饌以回天怒周副使伯衡因
爲言王公繼謨以進士爲霸州道清約異常所市米蔬
手自正簿夫人命市肉公視簿輒抹之夫人怒誓不會

食既數月值夫人誕日置酒肉爲壽夫人推案覆地曰
吾此生不肉食矣公笑而撤之嗟乎此亦何減甌塵釜
魚者乎

土穀祠

山陰紫洪山村有土穀祠一人夜宿其中有虎向神乞
食諾以明日有某出樵可食之虎欣躍去其人默記姓
名則同里樵人也詰旦語某戒勿出某不聽奮臂入山
遇虎格殺之詣祠責神曰汝不爲民驅虎反縱虎啖我
何以神爲持樵斧擊神仆地奪其位端坐而逝土人異
之因祀焉其鄉至今無虎患

莫莫堂

饒州東湖正殿曰莫莫堂相傳范公仲淹守是郡長安
有某大師語曰公所治有變僧今之古佛也盍禮之公
至物色寺僧果有執爨而椎魯者狀頗異遽延出方丈
禮拜請佛法僧但以手顛搖曰莫莫外無一語公返僧
卽跏趺坐化蓋爲人所知而不留云

薦福碑

舊傳碑爲雷擊碎故坡公有運去雷轟薦福碑之句予
友蔣襄仲嘗客寺中詢之僧雪山曰碑爲李北海文歐
陽率更書少時聞本師與故老傳述云當日吏督搨碑
工役騷然極爲僧累一夕乘大雷雨僧衆碎之詭言雷
擊耳適范文正公欲爲書生摹千本其事遂傳宋謝無

逸題驛壁誦有杏花村館酒旗風之句一時傳誦往來
抄錄者接踵驛吏煩苦并其壁毀之事正相類予嘗至
登州蓬萊閣觀子瞻所書海市詩碑皆剝鑿非摹搨所
損近在新淦求劉次莊戲魚堂刻寸石不存蓋土人苦
微揚碎而沉之江也關中唐宋名碑居民取以甃橋纍
壁凡天下名蹟尤物皆其地之累也楊升菴丹鉛錄載
薦福碑有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得
之簡西魯口述今皆無有

南風阜財

解慍阜財初疑與南風無涉李司馬梅公言嘗至晉鹽
池有舜彈琴處人行其地鏗然如琴扁曰阜財堂其鹽

不煩剪蕘和風南來則水面結如冰雪或如玉筍出水
底謂之鹽根土人投以他物經宿皆化爲鹽惟人髮不
變南風將發則鹽利多而人心悅然後知解慍阜財舜
蓋取此

鳴榔

詩詞多用鳴榔或疑爲叩舷擊楫之說非也榔蓋船後
橫木之近舵者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各以二
椎擊榔聲如急鼓節奏相應魚聞皆伏不動以器取之
如俯而拾諸地饒州東湖有之吾鄉秦州湖內或擊木
片長尺許虛其前後以足蹴之低昂成聲魚驚竄水草
中然後罩取亦鳴榔之義

義乞

吉州之安成有窶者乞而好施不知其姓名問之不答
或云朱村橋人項下垂瘦行踽踽然見窶甚者出所乞
與之或羞不肯受則時其急佯寄米其家終不還索有
嫠婦力不能樵夜舁束薪置其門而去終不以語人邨
礪小橋傾壞輒編葦載土手自修治鄉人多義之然歲
一乞過則不再往嘗自言其先世素封權子母錢過刻
放生我作丐且有惡疾云君子聞之曰此乞人也不貪
不吝力善不倦爲先世幹蠱其以乞愧人者耶

雲師雨虎

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兔雨虎似蝟長七八寸似蛭雲雨

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見衡岳志

繭誌

益都孫少宰廷銓南征紀畧有繭誌曰自縣南行七十
里宿石門村其中沙石繚繚一溪屢渡山半多生榭樹
林是土人之野蠶厥按野蠶成繭者人謂之玉瑞今東
齊山谷在在有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蟻蠕蠕然卽
散置榭樹上榭葉初生猗猗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
卽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爲之彌山遍谷一望蠶
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雨中不爲罷然亦
間傷水曠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
樹按行爲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先後然

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二寸以來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則赤埴墳如果羸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雉雞殼也練之取繭置瓦甬中藉以竹葉覆以芟蓆洗之用純灰之鹵藉之虞其近火而焦也覆之虞其泛而不濡也洗之灰汁柔之也厝火焉朝以逮朝夕以逮夕發覆而視之相其水火之齊抽其緒而引之或斷或續則加火焉引而不斷乃已去火而沃之而盪之俾勿燥繅之不用纜車尺五之竿削其端爲兩角冒繭其上重以十數抽其緒而引之若出一繭然則練者工良也竿在腋間絲出指上綴橫木而疾轉之且抽且轉寸寸相續捷者日得三百尺或有間輟

日得一二百尺或計十焉積歲乃成匹也脫機而振之
丁丁然握之如撚沙則縑善食榭名榭食椿名椿食椒
名椒繭如蠶名縑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
大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
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善焉色不加染
黧而有章一也沅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
歲而不敗三也與韋布處不巳華與紈縠處不巳野四
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故諺曰宦者贏葛布
褐言無入不可者此亦有焉

古人儉奢有道

唐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林儀表凡事不異布衣時族

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
曰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
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特爲置居恩意加厚

李貞孝女

嘉興文學李夢康女年四歲喪母哀甚事後母孝謹父
貧困嘗紡織供父讀書禾中仕族多慕而求之女問父
曰世何謂賢婦曰善事舅姑爾女曰舍已親事他人親
非兒願也且我母早世兒願以身終養父休矣遂哭誓
不嫁有說之者輒怒絕去父嘗病女以身禱奠藥庭中
有青鳥啣一朱實墜藥鐺中服之卽愈崇禎二年六月
朔疾卒以不克終養爲痛年四十七同里史官陳懿爲

作傳贊曰予於忠孝節烈之事論之詳矣於貞女有異
焉女之以節烈稱者或嫁而寡或聘而守或溺于佛而
尼或儉於貌拙於才而棄女無一焉獨以孝貞嗚呼貞
之異百倍節烈矣甲申中和月漳海黃道周題其墓曰
明嘉禾孝貞李氏女墓碑

魏唐遺老錢士升有序末云古今孝女代不乏人獨齊
北宮女嬰兒子撒其環瑱終身不嫁以養父母史冊稱
之後數千年而有李氏女之事諡曰孝貞名豈虛附耶
吾聞女受生時父夢白衣大士授以玉鳳一枝則其所
從來吾不得而知矣

烏夜村

輿地志云海鹽縣南三里烏夜村晉何準寓居焉一夕
羣烏啼噪乃生女後選入宮他日復夜啼推之乃穆帝
立后之日也

冥報

泉州千戶王某夢一人告曰我張藉也今陷身爲鹿見
獲虞人以餉某宦丐公救我王驚寤不省張藉爲何人
旣而復夢藉懇甚哀且亟往白宦宦不聽竟殺之嗚呼
張司業其至是耶事見鼓山永覺禪師雜記夫司業以
才學自雄與韓昌黎善旣貧且盲豈果文人宿孽流轉
異類六七百年不脫耶抑別有張藉同名者耶今天下
同名氏甚衆若泥其名則曾參果殺人矣

酷吏報

宋時廣東提舉茶鹽石端義性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木之至重者每曰木名石鹽天生爲我用也後石坐罪亦卽荷此枷云

白集版

廬山東林太平興龍寺有白公草堂遺址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真宗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一帙耳

欺心

褚誠叔嘗爲福州閩清縣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己利力辭不就其隣有爲他邑尉者獲盜營

賞甚力卒得京官將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乃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為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人之不可有愧於心如此

雅量

弇州艷義仍之名先往造門義仍不與相見有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弇州信手繙閱掩卷而去無他言此見列朝詩集義仍傳出史王氏曰義仍過矣抑何弇州之宏也余聞弇州君子也太倉人至今稱其德不衰即使交有不合為義仍者當因其來而與之懽然相接以徐致其切磋之誼義仍處之若此毋亦失禮甚乎予謂

牧齋欲訾弁州而適著其美而其美義仍也君子以爲
猶詆也

神威

陳益修字偉如濟寧州人順治乙酉丙戌聯捷成進士
知貴池縣爲諸生時剛正負氣州有關帝廟逼近回回
禮拜寺回衆楊化龍等欲廢廟以拓之益修獨持不可
賄以金不受回怒聚黨捶擊之無完膚刳目實以石灰
投諸河夜半乃甦夢綠袍神人強嚙之酒格格有聲又
藍衣神手擊其腦後血迸注目孔曰爾勿怖腦中死血
必盡出乃生於是下血斗許又一老嫗授羊眼盈把覺
蠕動吞之目痛遽止逾兩月雙眸復生但微斜帶碧色

明年夢關帝曰吾已奏上帝汝某年科第名次悉驗癸未流賊來殺回回楊化龍等十餘人亦剝目剖心云施子曰聰明正直之謂神神固無私也豈以一廟之成毀而禍福云爾哉然陳子之被災爲無妄而彼回之惡爲已盈矣神安得不赫然怒而大著其靈爽耶非私也福善禍淫之義也陳刻有奇報錄余親見其目瞳子微異而州人無二辭故信其不誣而記之若平生不務力善而徒建祠廟覬覦神佑也神其吐之矣

死士

出橫齊之豪士五百餘人皆死諸葛誕魏室一叛臣及其既敗所養死士三百人就戮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恨

今之士大夫蒙國厚恩何啻齊卒之受恩於田橫死士
之就養於諸葛哉見胡忠簡公制策

胡忠簡集

胡忠簡請斬三人頭竿之藥街主倫秦檜孫近也初吳
師古鏐公此疏金人募之千金陳剛中以啟送之甚爲
稱譽王廷珪亦以詩贈或告檜檜怒師古流袁州廷珪
流辰州剛中謫安遠縣死焉是胡銓文集楊萬里作序
言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聞之募
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
以歸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比於魯仲連之不肯帝
秦三軍聞之却五十里

卷之四
鄭氏

涇州葉漢章之妻鄭氏字瑜生庠士魯玉之女性潔慧
能詩早卒其病中贈夫云一行詩就幾回愁持贈蕭郎
仔細收他日鴛鴦雙舞處羅幃可憶舊時儔又寄父云
思親何以慰愁眉賴得殷勤是古詩那更讀來淇水句
含情又向碧窓啼

大羅洞

王山史宏撰大羅洞序云近世莆田林見素翁鉞江右
踵狄梁公故事毀淫祠土木之像蔽江而下錫山邵園
寶作頌美之傳諸藝林

風漢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中官仇士良語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嗣復思而答曰昔與劉蕡及第猶未風耳嗟乎孰知風漢竟不死乎

關節

元載專政納賄嬖寵姬薛瑤英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宗本兄從義與母趙媚及中書主吏卓倩等遞相出入以構賄賂天下賫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指薛卓爲梯媒當時號爲關節

談柄

唐文宗每稱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不爾無以爲人君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以下侍茶

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頰叶上意時方盛夏命取水玉
腰帶及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
並見酉陽雜俎偶與友言及漫摘於此

奇斷合理

洪武中有隨母改嫁者繼父病創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愈仇父是不孝也
乃置之法

編纂之難

張東海集中載書陳僉憲先生墓誌後云台郡陳先生
璩視學江右語學者曰永樂修大典諸書始欲詳緩爲
之後被詔促成諸儒之言間有不暇精擇未免抵牾虛

心觀理當自得之不可泥也先生纂修官其言如此
宣德間章邱教諭餘姚朱應吉疏於朝言大全去取有
未當者下其議於禮部因下之天下學校許兼采諸說
一斷於理夫纂修之言如彼廷議如此蓋以萬世公論
開來學也泥者終無權度執以爲斷陋哉

選政

選政執一時之風尙定千秋之是非昔倪鴻寶寄擬程
於劉伯宗劉報曰先生之文則善矣然以孔孟之道帖
括之理揆之似尙有未安處先生文章之宗也不敢遽
傳恐誤後生而來深心遠識者之議鴻寶以爲相愛愈
重之由是伯宗聲望品行卓絕一時此當時所以有得

愚山先生別集 卷之四
科名易登選冊難之說也

物異

宋仁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進御中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備具螺髻纓絡足履齒菖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屑覆之賜與善寺

物異

強木方一寸重百觔不沉木也巨石縋之終不沒可對弱水

仰山廟

廟神二龍也仲曰大分唐封唐憲公季曰七郎諱隆唐

封昭靈侯並漢文帝時人有宜春浦村人徐璠歸於維揚舟至彭蠡有兩蕭生附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謂璠曰予家仰山之陰石橋之右若欲雨欲暘乎璠訴曰璠無田可耕雨暘非急蕭生期會於石橋應期而往告以願得田十畝給其家俄而山水大至夷高渚下出田五頃今浦村西徐田是也璠驚駭他日再往其處則三龍在焉方悟其非人也卽仰山之神矣里人祠祀威神丕顯廟在山之獺潭唐代宗朝廣德末神感夢於太守閻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實姓蕭氏祠在仰山旣險且阻我其徙之將近爾郊旦視之則盡拔其殿宇置於山下去舊祠一舍卽今堵田新廟是也

銀燭

居官舉發人私賂士大夫以見清剛然不如置却不言之爲愈也楊震尙矣明天順間豐慶爲河南布政使按部行縣縣令某墨吏也聞慶至恐餽白銀爲燭以獻慶初未之覺也旣而執燭者以告慶佯曰試爇之曰爇而不能燃也慶笑曰不能燃烏用燭爲貯以故筐明日盡還之顧謂令曰汝燭不燃易可燃者自今慎勿復爾令出益大恐輒解印綬去慶亦終不以銀燭事語人

摘句圖

新城王士貞阮亭氏輯錄

予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唱三嘆有
風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畧
舉之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月初晴朔風一
夜至月明無遠近倚枕不能寐數篇是也至於清詞麗
句疊見層出予嘗欲仿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列以爲
圖與康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
塘草月映清淮流并資藝苑談助或詰予曰論詩固可
摘裂如此耶予曰謝公與子弟論毛詩何句最佳或舉
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公謂不如許謨定命遠猶辰告爲

有雅人深致夫三百篇尙然况騷選以下乎因作摘句

圖

盡日孤雲在青松滿院寒
山月長清夜江雲無盡時

花亞巖中樹烟橫溪上村
到門聞午磬繞屋過寒泉

人烟梅市白山色剡溪深
片雨前峰過高松獨鶴還

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陽
野橋沙際滑山塢雪中深

泉聞深樹裏山響亂流間
共看谿上月正照城頭山

松火圍寒坐溪窓聞夜漁
夕陽沉積靄空翠辨前山

明月來天柱長江入縣樓
鶯聲花嶼暖龍氣雨潭腥

水綠澄湘浦天青入洞庭
山榭連馬榭官舍奪僧居

清泉逢谷口老樹識山家
不辨翠微色秋山紅葉重

江城連夜雨山館獨吟身
柳葉藏淵寺梅花雜吏人

明月非霜色滿城生夜涼
春光門外水夕梵雨中燈

黃葉連江下孤帆冒雨歸
野戍風中角江梅雪後花

雨色江城暮灘聲野寺秋
谷雲團小閣松露響寒宵

亂山成野戍黃葉自江村
波平嶽麓寺天入洞庭舡

雲樹分曦早江村出露遲
雲氣涼依水鶴聲清滿林

湖影涵官閣泉聲滿郡樓
縣門流水對城堞半山啣

孤城春水岸歸鳥夕陽村
樹葉春藏寺溪聲夜滿樓

臺迥收山郭江清送酒杯
浦絕義魚艇人荒種蛤田

城郭千檣外江洲片雨中
蘆渚起寒燒楓林明翠微

風起帆爭郭漁歸浦掛罾
看雲孤閣暮聽雨萬峰秋

孤村流水在盡日白雲閑

江帆連雉堞烟樹暖漁村

江橋紅樹外山郭夕嵐邊

板橋三渡水楓柏一林霜

溪藤翻翡翠漁艇喚鷓鴣

雲來見滄海雪淨聞清鐘

樹暗江城雨天青吳楚山

野水合諸澗桃花成一村

綠水通村港黃魚出板橋

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

片石此天地荒祠自古今

欲問垂綸意桐江秋水深

飛瀑林中雨斜陽山半晴

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峰

清磬晝長寂片雲晴自深

烟寺初佢柳江城半落花

埜蔓沒丹竈天風來嶽雲

竹色翠連屋林香清滿山

寒雲終日住秋色一山歸

潭烟依檻集山色渡溪來

露將松影白泉與磬聲寒

檻花經雨盡沙鳥過江飛

果落跳松鼠萍開過水禽
家傳殉國劍身老釣魚磯

風流滿江漢祇覺侶君稀
村徑半牛跡山田多水聲

亭空木葉下風緩浦雲留
暮烟隨野闊山翠入江明

松雨連山響江雲入寺來
暮雀依寒竹仙猿下雪松

翠合江天色愁連今古情
踈鐘夕陽外平田春水西

水氣垂天闊濤聲裂地穿
月漁竹林早露從衣袂生

影孤彭蠡雁路繞洞庭波
生穉安鼠穴猛虎禰人羣

人老三秋後舟臨十八灘
風笛荷花外漁燈葦葉間

山勢龜蛇鬪江流沔漢分
驚濤自風雨樹杪復重泉

鷺嶺橫天碧龍湫到海深
微雨洗山月白雲生客衣

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木二集所錄愚山詩爲多意猶

未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為摘句圖傳諸好事者士貞識

山勢巖巖

人來三

浪派

木康

翠合

外兩

亭空

風前

不

施愚山先生外集卷之一

硯林拾遺

東谷李之彥作硯譜縉雲葉樾作端溪硯譜襄陽
米芾作硯史曹繼善作歛硯說其散見諸書者不
可枚舉硯說備矣順治壬辰夏以奉

命使粵肇慶府古端州也所寓郭外天寧寺咫尺端江
聚硯爲市旁諏叅校稍益舊聞作硯林拾遺

一硯坑

端溪在肇慶府城南一名端江臨江一山半浸水中鑿
石琢硯以穴深入水者爲佳其石有層次率尺許爲一
層上膚下滓中爲純美坑近江者曰水巖色潤如膚呵

之成液其次距水畧遠曰朝天巖石色稍燥最遠者曰
屏風背燥逾甚山之尾曰梅花阬下矣

一辨舊阬

吾鄉秦正野嘗署肇慶學博藏大石廟廡下發以贈余
有硯工李氏跛一足最名謂之李拐老使眎之以水拭
石驚曰水巖也余問果舊阬否工掉頭匿笑曰阬何新
舊因問之曰京師貴人耳食舊阬之說久矣我土人不
識也自有天地來卽有此石石何新舊漢以前不通中
國唐宋硯充貢官爲監鑿滿貢數則封穴它毋得盜取
一阬旣盡更鑿一阬故稱新舊但眎水近遠不以新舊
高下也若舊阬浮上更鑿之而深入得水氣逾多則新

勝舊矣今官家不禁藩鎮有司日役百千人鑿取無算
蓋硯房盡發時也公已得驪珠復何舊阮之羨耶

一取硯材

石既授工削成硯材隨其橫豎大小得三十餘方一日
與同年沈僉憲正岳過瀝湖訪朱公子暇朱賀曰聞君
得水巖石曾琢硯否余曰琢就朱憮然曰惜不令我見
水巖之妙在潤而發墨石故有理凡本直截處多鋒稜
橫斲則平順石理亦然庸工治硯如切肪橫側而分之
平鋪爲硯猶操莫耶而用其背也宋貢硯皆鈍滑磨墨
如磨鏡病正坐此然則如何曰法當用石鋒直立而層
截之則面面發墨矣試之良然

一辨硯眼

鸚鵡眼貴活貴少貴在空間處不受墨掩活眼黑白明潤有八九重暈瞭然瞳子畢國兆司理端州蓄一硯體質修妍色正純紫一眼在眉額間流盼如水銘曰美人硯又一石片作秋葉眼大如貓睛層暈尤多最後從天寧寺收得佛手石掌上七星爛陳如人所位置遭亂失去尤物信難久據也

葉槭交叔硯譜雲端人謂石嫩則眼多老則眼少此語未然今俗所稱梅花坑石枯燥通體皆豆瓣眼歐公又謂有眼者十無一二發墨亦未盡然

李之彥端硯譜辨活眼淚眼死眼甚精惟云死眼勝無

眼太過眼不活則混雜無光采不如無眼故昔人以眼
為石病當以瑩潤無瑕為上

一石采

石色純紫第一近者稱名種種有白光浮出紫綠之間

曰蕉葉白有間作殷紅大點如火烙赤痕曰火納文一

曰火捺古稱熨火焦者是也或雜彩碎點紅曰丹砂碧

曰翡翠或硯傍累累空蝕曰蟲蛙按硯譜石上有微塵孔者石之膚也今謂

之蟲蛙李賀端州青花硯詩暗洒萋苴冷血痕則是翡翠之類

一子石

歐陽公以子石為石精生在大石中俗謔為紫石米襄

陽言徧詢石工實在大石版上鑿取並無中包一子者

蓋若溪流中卵石可斫面磨墨是謂石子世因譌爲子
石余案米說良勝今端人泅浴溪中摸得之水底者是
也其石受水氣生成上下削平四圍不斫往往潤麗多
奇狀葉交叔又謂崑石鑿去黃臙胞俗方見硯材是爲子石亦似非
沈正岳嘗親見一人鑿石水底得尺許如紅玉軟如土
坏掬而出之登岸乃堅其手摸處劃然指痕

一硯品

昔李後主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爲天下
冠當時貴之端石尚未大顯自宋以後端石盛行今士
大夫無復言龍尾者矣龍尾如清寒道人時見機穎端
石如風流學士竟體朗潤

端硯版無水池宋貢硯水池淺狹硯身太高銅雀瓦甌
沉泥弱洮硯如碧玉不下墨登州鼉磯下墨而麓獷淄
州南康堪作硯奴歛金星眉子硯細潤發墨舊稱在婺
源長城里近世歛人多言在歛縣獄底地近不可得咄
咄怪事余嘗有古硯歌端州舊貢官禁嚴老阮尺寸入
手羨亂來萬事無留餘江根石窟搜羅徧眉子
金星歛轉無馬
肝鵬眼端翻賤

一硯式

石產於端而工不善斲近日官吏餉貴人命工鏤琢有
星宿海珊瑚島龍虎風雲赤雲捧日三台獨柱人物山
水等名狀愈工愈俗是爲石災吳人仿宋式故爲剝損
蒙以墨瀦便成古物別一種不盡琢磨半留本色謂之

愚山先生文集 卷一
天然研殊有風韻余友顧見山工部得王弇州硯山峯
壑都具受墨處轉隘嘗示余索銘蓋硯也而怪石供矣

一辨發墨

曹繼善論歛硯云麓羅紋稍細者易爲磨墨細羅紋稍
堅者最能發墨或以易磨墨爲發墨非也惟蔡君謨能
言硯德墨在硯中隨筆旋轉滌之泮然盡去此乃石性
堅潤能發起不滯於硯耳黎逢石硯賦水隨暈而還周
黑浮光而黛起

一琢硯

鑿石之鋸無齒視墨繩處撒沙加水引鋸斯入蓋籍沙
爲鋸鋒也

一藏硯

貯硯宜退光漆木匣不宜紙漆潤紙燥也紫檀花梨之

類粵東人多尚之亦香燥不養硯

古有琉璃硯匣珊瑚筆架

一滌硯

粵富人喜積大硯不着墨中土人喜藏宋硯不求適用

用硯但數洗濯不留宿墨為佳諺云寧可三日不洗面

不可三日不洗硯余友有癖硯者每晨盥面水移注木

盆滌以蓮房浸良久取出風乾水氣滋漬積久有光俗

所名包漿也忌柬帖紙揩拭能傷硯鋒

硯留宿墨重磨則減黑或磨墨

在硯黑光浮動停食頃用之光色頓減惟試以金扇立見

硯有初發墨久而鈍者亦如刀劍須磨淬用杉木鬆炭

磨一遍則石鋒煥發名爲發硯藥地老人常用此法

按硯

譜石爲墨漬汚以煇炭磨洗如新米硯史亦云以柔石發之

包孝肅守端州秩滿不持一硯余初至東沈僉憲索硯云莫學龍圖一硯無及得水巖大石方直可尺餘琢硯二十片又重購得二三石子鸚鵡眼絕奇者拊不離座客目爲硯淫載歸次平樂會賊陷桂林盡棄舟篋脫身東踰梅嶺歸筓中硯十亡其六七矣始自笑曰拙於書而勞於硯不亦惑與人生當著幾兩屐於硯亦云親交過存將去都盡旣十許年發敝篋得此稿追次而錄之以志余所得於端江者若此貯之中箱卽號爲石友可也

甲辰正月八日愚山居士施閨章漫記于雙溪之寄
雲樓

曾孫企曾校字

施愚山先生外集卷之一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施愚山先生外集卷之二

試院冰淵

海岱人文序

山左蓋千古聖賢一大都會也余家世理學兒時聞先
人緒論不屑屑擊悅是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及其
生長游歷處已而讀史記孔子世家云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低回不能去輒慨然歎曰
予獨不獲游東魯登孔氏之堂耶今待罪茲土進齊魯
諸生而甲乙之入闕里謁孔林諸生具冠帶陳俎豆雍
雍肅肅環觀如堵不知視太史公東游時何如及徧歷
六郡陟泰山臨滄海憑軾弔古孔孟以還伏生叔孫通

鄭康成管幼安孔北海及竹溪隱逸諸君子之遺風猶有存者山左蓋千古聖賢一大都會也沾沾操帖括家言曰天下士亦末矣雖然文者載道之器也孔子曰修詞立其誠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子桓氏稱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非無本也制舉業行三百年改歷而不變其立體近其取義遠其困智勇也特甚使董賈揚班鄒枚及韓柳諸人搦管就試苟操之不熟不免舌強手澀而以俄頃之間追千古聖賢之旨繪火欲熱繪水欲寒且金聲玉振霞蔚而雲興蓋其難也余不敏殫精此道有結髦螭屨之癖雖旣釋褐不廢業及守是官日夜校讎母徇名母避怨母任愛憎獎厲以寬簡拔惟嚴板其文

若干首知人得士不敢謂如大復之在關中空同之在
豫章遵崖之在山左度數十年名公巨卿文章經術之
儒必有鱗鱗輩出其間者遇有得失發有淹速一日有
短長則其命也漢武帝篤好詞賦而司馬相如輩多自
薦辟給尚書筆札不聞由博學宏詞科進唐以詩取士
李杜乃不得第沈宋工力悉敵以明月夜珠之句分伯
仲然則成敗不可論英雄而文章聲價自有定也至於
文質參錯風會推移厭梁肉者思藜藿衣裋褐者不可
登廊廟因時折衷要期至當不觀諸山海乎海涵滄百
川汪洋浩汗魚龍蛟蜃光怪萬變五嶽則屹然重鎮蒸
雲霧憂星辰草木鳥獸花石之珍異莫不畢備此天下

之大文也昔人有山文海文之喻予謂齊魯形勝甲天下枕山帶海必兼茲二者表泱泱大風目曰海岱人文志盛也先我者爲同門友岫瞻推陷廓清功最多余踵事增華更始者難爲功因勢者易爲導蓋其幸也間者士習或不馴至扞文網好訐訕貽司教者憂令甲日益巖子夙夜是懼數引諸生董勸陳說古今人物忠孝淑慝或泣然出涕諸生亦有歎息泣下者夫子不幸而不得生孔子之世也猶幸而游孔子之鄉與諸生相切磨余視游夏諸賢瞠乎後矣諸生其勉乎哉順治丁酉中秋前五日題於獨樹軒

采風偶錄序

施子分守湖西將朞月壤瘠事簡與民休息進諸生試
之次第鏤其文客問曰先生知人得士哉曰人固不易
知也夫爭工拙於雕蟲耆宿與童子未知孰優衡得失
於主司美玉與珉珠未知孰勝也然則是役也何居子
喟然曰客烏知我心哉凡吾所爲將以明道而講業也
制科用八股歷數百年六經四子之書藉是以傳習其
什一天下道德智能文學之士舍是不能由他途以進
今之制執絕去藻采以清真曲折爲能事殆猶漢魏之
不得不變爲晉人初盛之不得不變爲中唐絢爛極而
思平淡風會使然天地亦無如何也文質迭勝若循環
語彬彬者折衷於君子拘儒不知時變其失也數見不

鮮下士逐波爲流其失也汎濫而無紀予嘗著時文說
言之詳矣賢者信之否者惑焉烏能家至而戶曉抑私
心所折衷不敢以不告也往者視學山左與多士講學
課業刻有成書齊魯之文蔚然雄天下豫章固東南之
齊魯也其民俗樸儉其士君子重廉恥好文章鵝湖鹿
洞理學之遺薪傳不絕臨江雖僻壤三劉三孔之故里
也袁陽則昌黎茂叔政教之所漸被也而吉州則歐陽
公所生地王文成講學其鄉鄒東廓南臯諸公雲集踵
接軍興以來章縫零落青原白鷺之間流風餘韻猶有
存者余旣奉令甲與諸生督逋賦所至集諸生學官講
道諄切訓誡如家人懼其氣挫而不揚也課業以養之

懼其才抑而不彰也推擇以表之拔尤錄異布之通都
用其中可以觀時由其技可以觀道下之人考德問業
非公事不至上之人稱先則古延接以禮窮達命也淹
速時也寧工毋拙修器以待時者士之業也風以詩書
六藝使相切磨以興教化者表帥一方者之責也禮失
而求諸野道失而求諸文其亦庶乎可也若夫山澤之
間多隱君子匿跡著書不求人知亦不可物色所謂伊
人在水一方異日者倘庶幾遇之康熙元年八月湖西
分守使者漫書於芙蓉屋

河南鄉墨序

士之遇不遇豈盡以其文哉蓋有物焉以司之矣騏驥

之捕鼠不如狸太阿之補履不如錐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物各有能有不能也制莠小道日異月新將欲赴節
循聲求曲肖乎聖人之言取辦俄頃雖遷固淵雲之筆
憂憂乎其難之故績學宿儒有不如英年後進者無他
陳言之未去而腕重不能運也夫得失者時也工拙者
業也古辯士之游說人國也猶必陳書發冊簡練揣摩
出其珠玉錦繡而後可抵掌取卿相爲文何獨不然蘇
文忠曰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以爲法所棄
者天下以爲戒竊謂文章之道五色相宣廣大高明歸
於馴雅其要在多讀書則菁華自生今夫平原廣陌人
過之不屬目及臨清流仰層巒則無不欣然游泳而褰

寰眺望者有文焉足以娛人心目也故天有日月星辰
雷雨雲霞之怪幻地有各山大川人物草木百果之華
寔皆不俟雕刻而自然絢爛氣象萬千此文之至也士
能講學以晰其理讀書以充其氣揣摩理體以會其通
疏觀風尚以窮其變然後披朝華振夕秀擬議聖賢以
發吾胸中之所欲言其文不可勝用矣劉舍人之論文
也稟經製式酌雅富詞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至哉
言乎三十年來制舉之文凡數變矣往者游詞弱調體
就卑庸一二豪士起而振之風氣日上近且馳騫縱橫
矯枉已甚君子又將憂之其患在空疎不學而徒逐乎
其詞也

聖天子崇儒好古文治丕茂富有宏論偉議之文鼓吹
盛業而豫州又四方之中土也天地清淑之氣于是焉
鍾其爲文也大抵發揚蹈厲之意少而博厚和平之音
多閏章學識淺陋憶申酉之間視學齊魯日與多士講
德課藝相切劘以求稱乎泱泱大國之風頃精力就衰
重忝 特恩俾主豫州闈事寔欲爲國家得奇士以報
塞萬一又有劉恬齋先生齊心翕志詢謀僉同得士四
十七人或醇深淵雅或俊逸清新美不勝收令甲旣嚴
惴惴懼隕越其間以字句瑕累已登復弃者爲之掩卷
太息愴然欲泣下未嘗不歎相遇之疎以言知人之難
也夫自梁孝王招致四方文學之士授簡梁園士大夫

鏤聯軫接英華薈萃其後東觀之校書藪下之夜晏詞
賦爛焉故天下文人一大都會也泊濂洛諸賢出上瀕
洙泗蓋又進乎道德矣予嘗游伊洛之浦踞嵩高之巔
懷古四望其氣鬱蒼其必有鴻碩俊偉懷古抱質之士
伏而不出者于此中倘一遇之歟康熙辛酉重九後二
日題于大梁書院

豫闈公約

正文體 文風上應國運國家全盛之時當有光昌俊
偉之文大抵風氣須尚高明理體要歸馴雅夫文之
八股猶人之四肢也今或起講一直說盡無復虛冒
是開口而臟腑具見病一也提比籠罩冠冕方有氣

象今或強作掀翻散行一段頭目傾斜病二也虛比
往往逕刪反從中股後出題咽項不貫病三也中股
宜寡而虛宜正而反宜全發而忽半截無復起承轉
合心腹空虛病四也後幅忽作二大股或又加二小
股股大于腰指大于臂病五也夫耳目易位西子無
所逞其妍穠棟倒施輪般無所用其巧讀書好古之
士範我馳馭而蹊逕自別至于全章一節剪裁頓挫
自見古人手筆願具眼者一振之

辨實學

高才之士其文必礪礪博學之儒其文必深

遠中州風尚和平原少軋苗之習要在拔取鴻才礪
彥耳今司衡者過求平穩多取空疎膚熟之文以幸

免磨勘于是半收庸士而懷才抱異者弃矣唐荆川先生云文字須從胸中流出其東塗西抹勦襲成篇了無意義者不足錄也我輩此舉期爲中州鼓吹雄風爲數十年樹立偉人願共努力

慎塗抹

部頒條例有云落卷須抹出不中緣由所以

服舉子之心且防考官不遍閱也倘或開卷時稍不當意輒加批抹其中或是佳卷業已不可救矣夫薦卷止用句圈則落卷亦毋多抹以一眚弃全瑜深可痛惜此後遇有才情稍溢或古峭淡遠初閱不聳觀或一二字微疵苟非字句可疑有干禁忌者幸各耐煩閱畢萬一佳卷不足留待採擇寧取有瑕之玉無

取無瑕之石庶可收一二奇士

勤搜覽 省試士子多至四五千人入殼止四十七人
百中取一豈無佳文所患掄擇不到或精力偶憊目
懶終篇或取數已盈點不逾幅以士子攻苦三年曾
不博考官涉目俄頃此書生所以仰天痛哭也今務
竭力尋繹果無足錄亦必動筆三四篇夫得失雖有
定數而我輩苦心搜羅可動鬼神慎毋憚旬日之勞
到遺終身之悔

重後場 二三場之繼七菀以求通達古今之儒也
其論策有發明條對之能必其學通原本者也表判
有金聲玉色之工必其才兼風雅者也今有頭場在

伯仲之間難分去取者查其後場精警則亟登之以
留讀書種子昔歸震川先生老子棘闈亦緣後場入
彀至今推爲大文人此其驗也至于七菀已收而後

場狼狽太甚亦從汰去別拔真才

全按科場原制頭
場三書四經二場

一論一表五經者詔誥二道五判三場策五問自
乾隆己卯科更定頭場三書一論二場四經一詩

三場
仍舊

廣呈薦 薦卷十拔六七以四十七名計之主司所閱
不過六七十卷而止豈不偷閒省力但受卷分校有
初閱數十卷而僅覲其一後閱十餘卷而得二三遲
速多寡不可預定也若取數已足遽置餘卷不閱于
心實有難安故必多收廣薦選拔其尤則遴國色于

愚山先生文集 卷二
衆妍之中而南威稱最剖大璞于羣玉之圃而和氏
無雙

融我見 文之美惡衆所共知然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雖使班馬同堂鄒枚接席不能篇有同好審矣故奇
文共賞自當入彀倘或所見偶別例許駁換再三總
不知其姓名亦復何容憎愛一切去取高下不過憑
文衡鑑幸毋執拗忿爭義切同舟願宏大度

別嫌疑 條例開載主司房考同堂分閱散卷時不許
手授接談以防示意分閱時不離席商量附耳密語
以防交通閱卷時不攜帶一卷入房以防代閱暗地
搜尋閱完一日必各自登記已閱若干未閱若干呈

卷若干落卷若干要使心迹較然不欺則毫髮無慚
盛典

以上條約蓋以功令森嚴不厭詳慎諸君子諒有
素心竊自比于朋友切偲之義若謂濫竽主考妄
思約束高賢則愚何敢

曾孫企曾編輯

愚山先生外集

愚山先生外集

愚山先生外集

愚山先生外集

愚山先生外集

施愚山先生外集卷之二終

太外祖愚山先生以理學名儒精心撰述當其稱詩都
下與漁洋鈍翁荔裳諸前輩分轡揚鑣海內翕然宗之
生乎纂著等身藁藏於家先生歿三十年通政曹公貽
書外祖隨村先生賫藁維揚官廨爲捐貲鏤板以行文
二十八卷詩五十卷風行宇內家有其書嗣舅氏藥齋
公官粵東續刻詩話二卷雜著二卷又補刻年譜四卷
家風述畧二卷於泐中購書家益見所未見頃舅氏馮
涑公杜門卻掃搜輯遺編以硯林拾遺試院冰淵二卷
謀付剖氏郵以示琦琦生也晚不及見先生言論風采
然自弱齡讀學餘全集畢然想見其爲人竊喜私淑淵
源稍識途徑雖未學未窺底蘊然其文具在可考而知

今外集二卷琦以從事校讐綴名簡末余小子亦何幸也且以見一門作述相承爲不朽云

乾隆乙酉六月再外孫南陵劉琦謹跋於秦淮官署

